西河合集

第 61 — 72 帙
第 6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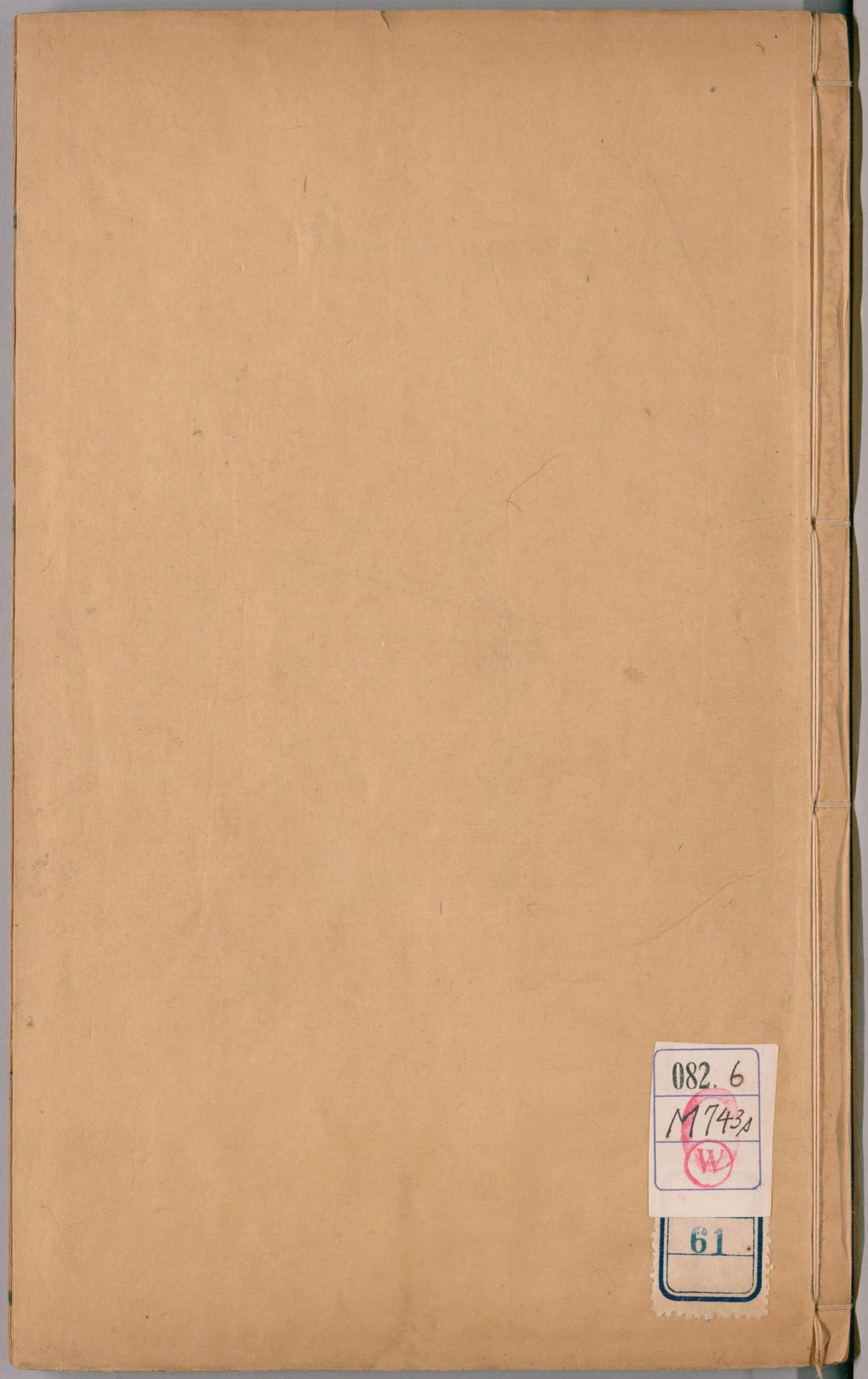
文集二

六

082.6
M743s
W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082.6
M743s
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082.6M743s

傳序

西河合集

傳目

卷一 一名蕭山先生傳
明南京吏部尚書進階一品榮祿大夫謚文靖魏公傳
張大司空傳
何孝子傳

卷二 一名越州先賢傳
呂訓導傳
明少傳謹身殿大學士文正謝公傳
兵部侍郎呂公傳
御史掲齋謝公傳

卷三 一名越州先賢傳
明左僉都御史恭惠楊家忠襄公傳
贈太僕少卿原雲南道僉事張中丞傳

6716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吳公傳
姜光祿公傳
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朱公傳
姜尚書傳
襲爵始末

卷四 一名五忠傳
周文忠公傳
撫蘇松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明左都御史戴山劉先生傳
俞御史傳

卷五 一名分纂同郡循吏季子節婦雜傳
紹興府知府湯公傳
巡撫南韶道殉節前紹興府知府王公傳
呂季子傳
劉季子遂安公傳
諡祠孟貞女傳
晉江訓導徐繡妻李氏傳
孺人傳

卷六 一名崇禎
撫二明正治卿中奉大夫兵部右侍郎加一品服俸
徐公傳
明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傳

卷七
沈七傳
曹太常卿別傳
家義門彥恭公傳
陳老蓮別傳
桑山人傳
誥封奉政大夫家鶴舫君傳

卷八 一名列朝
倫傳
吳寧藩
潘藩
張瑄
吳洪
吳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白昂白圻
賀欽
卷九 列朝 傳
李憂陽
涂禎
伍文定 邢珣 徐璉
卷十 列朝 傳
馬中錫
洪鐘
俞諫
叢蘭
卷十一 列朝 傳
郭東山
楊旦
李紹賢
焦芳
周季麟
仇鉞
王承裕
鄒昊
陳金
陳天祥
張士隆
俞敦
戚杰 戚伸

傳
孺人傳
一名崇禎
卷六 二 撫傳
明正治卿中奉大夫兵部右侍郎累加一品服俸
徐公傳 明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傳
誥賜特祠崇祀貞烈實
卷七
沈七傳
曹太常卿別傳
家義門彥恭公傳
陳老運別傳
桑山人傳
楊孝子傳
歙士包二先生傳
元演傳
海中二客傳
柯顛傳
卷八 列朝 備傳
吳寧
吳蕃
張宣
吳洪
吳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白昂白圻
賀欽
卷九 列朝傳 徵
李菱陽
涂禎
告文定邦珣徐璉
卷十 列朝傳
馬中錫
洪鐘
俞諫
羔蘭
卷十一 列朝傳
郭東山
楊日
李紹賢
焦芳
周孚巒
佐鉞
王承裕
鄒昊
陳金
陳天祥
張上隆
俞敦
臧杰臧仲

西河合集

傳一 一名蕭山傳三卷生傳

明南京吏部尚書進階一品榮祿大夫謚文

靖魏公傳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行十九 稿

何埰玉宗 金敬致正夏 較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也先爲先之固始人五世祖文昌爲宋江淮總制司制幹屬鄱陽臨安因家焉高祖有聲宋承直郎常德路判官曾祖應元臨平務副使祖毅元廣東鹽課司提舉以公貴贈正議大夫資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尹南京吏部左侍郎父希哲明承事郎上高縣知縣
自文昌至毅五世皆居臨安獨希哲以蕭山俗厚洪
武庚戌由臨安遷居之公其仲子也先是希哲有兄
伯雅在元時爲錄事判官入明徵辟累官寶鈔提舉
司都監今贈同穀者卒于官無嗣而希哲哀思之也
希哲長子騏宜後伯雅因愛公遂舍長子騏而後公
焉公生而端重嗜學九歲居生母李喪能哭踊如成
人弱冠通五經初試於鄉聞父病不徹棘回（公生七歲而伯
雅死此父生父也）永樂甲申其兄騏中甲科已授翰林院庶
吉士（騏以庶吉士遷刑部主事縣志失載誤）而公以次年乙酉舉于鄉

丙戌會試中乙科（甲乙科皆進士科文集稱乙科進士是也是年爲永樂四年府縣志
以鄉舉爲乙科稱永樂三年誤）遂授松江學訓導公至學以眞知實
踐爲訓課諸生夜誦非諸生畢寢不就寢比甲夜聞
誦給茶一器丙夜又聞誦給粥一器與諸生遇雖丙
夜未嘗不冠也既而召修永樂大典甲午江右同考
（縣志作典試誤）以明年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請闕請留時仁
宗監國命留三年丁酉江右同考十七年己亥（纂年紀要）
（作十四年誤）用吏部尚書師逵薦遷太常寺博士陛見太
宗謂曰（一作謂逵曰誤）劉履節爲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
官勿卑之也是年隨侍皇太子北上留行在太常署

事次年營建郊壇宗廟諸大典禮並充公導駕官累賜金綵甲辰從征至榆木川會太宗上賓預議喪儀仁宗改元召公至御前諭曰久不見卿思卿朕將作弘文館必卿與楊溥共任之賜太乙金丹六錠鄉書封識曰魏仲房收用其見重如此公善書法至是復遣修撰曹曼齡賫手敕曰書澹然二字付曼齡來用東宮圖書覆其上宣宗嗣位稍遷吏部考功員外郎宣德二年丁未同考會試留行在吏部署考功事次年特節充副使赴寧夏冊封慶王府安化真寧二王并妃賜金銀綵段表裡鞍馬裘帶貂狐等物無算不受及返道又追賜常衣銀相鍍花銀帶鞍馬并詩三章不受受其詩復命上以不受覩王賜特殊賜白金綵段表裡光祿酒饌庚戌同考會試越二年遷太常少卿縣志作爲少卿修永樂大典誤正統元年丙辰同考會試越二年戊午獻徵錄皆作宣德誤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踰年爲眞時進士有未終制來欲爲考功者同官許之公毅然曰選法不可欺其親況欺上邪庚申特節充正使往代府行冊封禮其賜予不受如前時壬戌幾何蝗奉敕巡視問民苦疾凡公所至地蝗爲之息于是杜滛

祀崇正典復漢漁陽循吏祠重立洪武孳祭北鎮碑昌平修狄梁公祠癸亥以老辭不允詔禮部巡視如故已而請老益篤先是公在吏部時中官王振怙寵不顧振啣之通志府志豐談言行賢奕諸錄此下有譜于上三字衆爲公危後上以問公公具實對且慷慨曰臣不才備位六卿如臣犬馬不足惜奈何朝廷特改南京吏部以優視之公豫爲斂具所屬郎中殷時暴亡即日往弔大暑即舁以豫所爲棺已丑滿六載復以老辭弗允間命獻獄時大旱當減刑有王剛惡逆當刑或憫其年少謀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耳天道不時正謂此也獄決而雨十三年戊辰滿九載詰闕上章乞致仕弗允遷南京吏部尚書賜五經四書孝順事實爲善陰騭等書明年寇犯順公寢不去衣時率諸生條安攘策凡三上景泰元年秋虜退始以南京吏部尚書資善大夫致仕時年七十有七縣志七誤十三先是公以尚書進表大學士陳循公同考江西首取士也來謁請曰公雖位冢宰壙尊未嘗立朝願待之事在循前而已公正色曰君爲輔臣應爲天下進賢才而乃欲私一校文主耶循大慙公爲

人端慎簡飭清苦自勵嘗貽書戒其子宪曰端慎簡嘿廉勤此吾生平得力處也好別流品辨君子小人不遺餘力嘗曰孟子有云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同列後進有過必面折之慫誹不恤所至崇正抑邪務持大體山川壇獲雙白兎圻內升瑞麥皆郤勿奏雖羸不勝衣嘿不出言而威峻望素著驕若王振亦雅重之呼爲先生贈振用帕物嘗奉使南察攜一僕行留貽歷年所積俸付同鄉同年子爲刑曹郎者其人請封錡公曰是何待前輩薄乎刑曹郎令人

維風編 畜德錄 作子曙 家僕

笵僞易之公揀俸疑部司所爲及揀柴薪銀又然笵工曰有某曹舍人嘗爲此物幾是也公曰止是安足知之已而刑曹郎遷辰州守灝行請誨公曰以君才何郡之足爲特親近纖密所當閑矣辰州僻其語而未審也暨舍人以他事露并及前事辰州感之懇攜俸來饋公不受曰銀具在耳其厚如此公事兄騏如父騏嘗以謫戍還遷泰寧諭過南京時公爲侍郎年七十一迎騏于塗涕泗交頤然趨承恭謹時方隆冬汗浹紗襆公遇鄉人言家事遇有官者言官事悉本樸實自歸田後履苦戴笠布衣糲食其所日奉人或難之與野嗄處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少崖異是時杭州太僕卿王榮布政司夏時輩倡愿榮會郡守胡汝亨與焉公先塋在杭將伺公渡江歸茫邀以入會伺之不得以公行無輿從也公詰蒯歸意不及避簿遣隸追訶之公曰蕭山會稽何耶公曰蕭山知所爲侑觴詩責公意爲引咎扶之去天順八年申申正月憲宗嗣位是年來改元故碑誌皆稱天順甲陵復位誤矣若先德錄登皇紀要藏書諸書俱稱略竟稱成化元年亦誤詔進階一品榮祿大夫仍令

有司給食米羊酒綵段如數成化七年辛卯監察鄉史梁坊上言曰臣先任浙江紹興府蕭山縣知縣有本縣致仕南京吏部尚書臣魏驥歸老居里與里人稠處帥子孫耕且讀務本及民間旱潦剔心區畫增堤潴湖弭辟鄉慮如始誤作其身創於凡所行動合禮法爲殺爲矩嘗說理學以是最後景知務正經雖在家閒有補守治原其在任之時如訓導四考成材有祭酒陳詢編修楊共等考試五科取人有學士陳循劉定之周旋尚書何文淵祭酒蕭鎡翰林尹鳳岐等兩入太常祀事備飭再任吏部銓選公平其餘事蹟悉

皆言自洪武以來終今（猶言及今也）臣居重任德孚遐壽如臣驥者實所罕有惟是期年難以召致殊恩自上未敢擅材八月戊辰上御奉天門召尚書鄒幹右侍郎劉吉雷復等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孚朕深嘉悅其寫敕遣行人存問并賜資如數九月丁丑遣行人張和存問敕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仕累朝官登八座歸安田里壽届百齡進退從容體履康裕綽惟風采嘉嘆不忘特遣行人存問并賜羊酒仍令所司月給米三石贍之終身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仍間籟論得慰殷思卿其體朕至懷敕甫

載朝史年過七十九五乞休仕經五廷無一有害竊惟本官生平學行醇篤心術正大且暗于世事（明也）賴于國體臣在蕭山之時以爲師法即今致仕二十餘年見年九十八歲四方卬德有如卿雲（誤作鄉百靈改正）年化育滋此人瑞臣讀前史有以歸老賜祿畢身者有尊養三老五更者有安車蒲輪召者有賜延年杖封公爵者上齒德也本官齒德有餘爵亦不纖以曾孟語可稱達尊洪惟聖朝垂憲如蒙乞救該部損益前代故事奏請施行或下安車之召諮以治道或遣存問之使慰其養躬此盛事也奉旨禮部會多官議

臨浙公以是月巳丑卒于里第是年爲成化七年辛卯獻徵錄作八年誤時年九十有八公少過相者曰爲我語向來人勿需相也貴與壽無度矣詰之曰吾見其屢來展不改跡坐不稜衹以是知之及將卒齒髮不變如嘗時先卒五日悉揀親朋所請卷軸題識酬答預書囑其子辭朝野祭葬哈毖賻贈先一日夜有大星隕于其隣王文政家質明盥漱就枕逮午有紅光熊熊自寢闥出衆驚爲延燎也就視無驗既逝復起坐舉手加額若答謝狀連言曰無以報朝廷或曰此預爲存問辭云邑人聞訃皆哭他郡縣知不知皆爲嘆嘆松江人士爲位而哭有赴義者學士錢溥合舊門下士及庠序師生咨諸當路如朗安定故事以少牢祀公于學宮明年正月上聞悼惜遣官諭祭二廷并賜嘗葬既而其子鴻臚寺序班完以公遺言請謚請辭嘗葬并乞以有司所存工價銀一千七百兩轉濟饑民上憮然曰老臣清德乃爾邪死尚然乎許之是年蕭山縣知縣李聾請謚賜謚文靖又明年縣民沈安等一千五百四十人奏曰有巳故鄉官致仕吏部尚書臣驥歸農建績千百爲民邑地瀕海苦于傾潠上流易蕩下游其橋蕩則堰閘橋即潴泄

宋令楊時創有遺制以蓄以洩既而浸湮本官力尋舊跡著書勸導壽復侵占良身爲慨椒其所奏攻有西江塘北海塘湘湖塘徐家閘螺山閘石巖閘股堰大堰畢公堰麻溪瓜瀝諸處皆設法提薇昭著永遠湖利以沛江患可捍（祠稿原有開湖築塘二事今縣志府志僅指修湖又以修湘湖爲防水患誤）以茲旱潦皆能有備論前此壬申年大雨霖霖圩岸隤倒水如奔馬人將愁魚本官身其畚土家供楗竹至丁丑年亦然今藉臨命遺言齎免營葺匄其工價以救大殺生鄉巨澤死澌其漏不有享祭何以報德乞請降救賜祠與宋縣令楊時久久合祀可之敬合祀德惠祠

公長于詩文四方求賄者不絕于路山刋木刻幾徧天下且好談理學所著有南齋集素履集理學正義水利切要諸書

公初號梅居又號南齋其不由翰林而得謚文崇理學也後孫尚書貞出鎮兩浙取君奭平格之義尊稱之曰平齋先生（何靜子曰文集稱門人何鄉史爲之孫作記）

毛姓曰寻嘗謁公像見公和以熙詘然如不勝衣及讀史載至爲少宰時慷慨殿前不避權倖一何壯也王元美疑墓誌不載其事且謂振雅重公當或無諳公理不知振之重公者懼公嚴耳彼豈嘗有愛于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耶且公召見即請老先幾自危而時亦遂以公請初
調祠部繼出留都名爲優禮實以跡之葉文莊爲誌
傳槩大略不務摭實而論者遂以是爲幽蘭誤矣嘗
搜公家乘得商文毅所爲神道碑葉文莊誌銘王文
端姚文敏所爲像贊若其子寧國君記事有云詳見
年譜碑誌有云禮部尚書鄒君翰所述行狀今無有
也公七世孫振宗懼記載散漶終就軼落且曩時爲
郡縣志者皆畫于方幅記事繆忽因遍考記載而屬
予爲傳若其記載之廣自通紀史料藏書吾學編法
傳錄從信錄一統郡縣通志而外其一言一行彼此
毫舉而不可極者名臣獻徵大事言行維風憲章筌
宰畜德先進古穰塵談紀錄治世諸書叢叢也嗚呼
盛矣

何孝子傳

孝子名競蕭山人父舜賓成化已丑進士擢南京湖
廣道監察御史嘗埋幾句渠道與權有力忤謫戍廣
西夔遠衛遵赦還里邑有湘湖宋縣令楊時爲溉田
作也歲久浸湮前此魏文靖驥已經擴復而豪家不
法仍肆侵奪舜賓故在不能治渠吾當治湖遂發湖民私占者揭縣具奏當

塗鄒魯以御史謫宰蕭山弘治九年從寧
爭賂魯謀變其事舜賓語侵魯魯恨誣以盜署事官
即妄奏不經由署事官且身往戍逃無遇赦牒冒濫
勉帶應押解原衛廉理（右今孝子集作舜賓長子
舜賓敢枝柱（紀錄彙編載魯自號蕭然逐客改
下所司治所司不可（魯念舜賓終害已且宿驕悍惡
舜賓陰具實封將入奏（會舜賓門下士憂之訓導童
君顯章知魯陰事魯賄
司疑之更下府覆驗道
舜賓（實錄作顯章入講
誤今據招論改正）隨遣里老皁隸前捕等五百

餘人尾而迸執器圍其家曰舜賓篡取重囚毀門而
入剽所其實封并成化二十三年原給赦牒及緣例
冠帶憑照縛舜賓顯章獄立爲文解舜賓原衛廉理不俟詳覈拳械舜賓
狠狽督前捕任觀等十一人執器押就道（魯必欲置
之死續遣回敏胡紀等十三人諭意追之三衢屏去
服食驅侵之過玉山屏前押之步至餘干宿昌國寺
反禿袖蒙面氣絶乃故爲白官相視揭置而歸（一作荒坪魯押其子棘載歸此弘治十一年戊午七月日也（先是舜
賓就道時魯捕其家人者四出孝子方患癰力疾負

母朱提其妻虞入夜伏莽中凡三夜逵其女兄夫福建僉事縣長山富玹家既而捕者危及之孝子仰天者再念其父爲鄉史時有同年友嘗熟王鼎爲南京刑曹郎相親重嘗于廣坐中指語人曰吾生平交滿天下所可託妻孥寄死生者吾元勳一人而已元勳鼎字也至是已爲廣東布政司參政歸里孝子念父語以手搤臂曰吾可投止者其是乎由龕山渡江凡五日達王鼎家諸志傳皆稱餘干人問後參吳此據墓誌改正既而孝子思安置母妻跳身赴父及餘干問至孝子乃擗踊頓絶鼎號泣而讓之曰競爾即死如狗豕耳誰爲汝

復讐者邪孝子甦既而孝子踴辭曰請歸復讐鼎曰孺子何言之易也方翼虎而思批其爪大難且爾非其人也居久之察孝子鷙可用孝子書侍母坦坦夜閉一室繞床周遭行枕匏屨蘆雖就寢未嘗寐弟寐從外呼之未嘗不應如是者數月一日孝子曰如競者斯可以報讐矣乎鼎曰殆可也顧有母在爾兄懦存亡未可知壁中婦雖有娠尚未分也念誰爲何氏後者且聖天子方在上庸詎無國法乎待之既而魯遷山西按察司僉事鼎乃曰可矣顧孝子曰交友之讐視從父昆弟吾當執兵以從爾顧爾能不煩吾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也餞于庭豫爲圜緋骰投之得六緋遂行弘治十二
年四月二日魯旣已禪印請省取憑藩與而西孝子
先一日歸匿族父何寧家假族父命召故人親暱飲
之酒酒行謂曰魯酒將行而御史獨飲恨未泄邦植
孝子字縣志作直誤流落報酬無所奈何皆曰豈無共酬之者
乎因相顧泣再行又曰酒至則令行脫邦植在必欲
其心此魯酒將誰應之皆曰有令而爲之應誰辭三
行王者出席跪衆皆跪遍酹以觴旣坐又曰事急矣
吾與諸公決脫邦植果在云何曰在卽從之孝子躍
出叩頭曰競在也于是除二室請曰願從者左否者
右幸勿歸皆左至是魯出伏道傍園在盛家港陳習園內導盡
將過輿孝子手鐵尺直前擊二十人白衣手杖皆前
驅從分散馳掀魯仆輿羸之杖一齊下呼號震天地
曜其目剔其鬚髮相更溺之取食槃盛漫灌中偃復
登舟孝子扳佩刀呼曰殺吾父者賊卽斫其左股衆
止之抵渡用鹹水濯其血孝子與魯並項鏁頓令族
父何澤二負黃袱赴闕訟法免慶出關鼓鳴控按察司
時鎮守司設監中監巡按御史及布政分守諸司咸
聞變眙愕不知所爲而按察司判狀發分巡僉事蕭
翀簡閱翀故黨魯至是乃刑孝子令其誣服孝子不

堪蹶起大言曰必欲殺競競固非畏死者也顧人孰無父母耶且競既已訟于朝恐非爾所得擅殺者噬臂肉擲案上魯引手摩案若將厭肉孝子乃大呼舍血嚙狆面一堂皆驚狆亦拂拭動容顧念魯已盲廢絶耶者堅而孝子氣直不可詘乃視魯曰是肉非爾所能食矣遽起于是鎮監御史各委司道等會質孝子與魯各執詞不相下將者不得決獨布政司楊峻一作岐悵然具由略曰伏讀律例部民毆本屬長官杖且徒傷而後流折傷而後絞若毆非本管則三品以上傷者徒折傷而後絞其五品以上減二等矣今鄉

魯久禪印何競之毆乃遲之給患之際此非本管也且魯聞遷後競母及競各出額詢額守巡所特未理耳則兩造而已此非平人毆五品以上官也所爭者施警之由耳塒鎮巡以下聞者讋動然終忌之日叅論斷斷不已而何澤二訟闕下者實錄作魯遁去孝子走闕下訟究今據奏疏改正遣郎中李塒給事中李舉會巡按治之審者既各持兩端而胡紀等亦私念罪重隱其實乃擬魯故屏人服食至死競部民毆本屬長官爲疾俱絞孝子不伏其母朱赴鼓院擿皷復命大理寺寺正曹廉會巡按覆治廉曰爾柰何毆縣官孝子曰競知父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不知縣官況去任者也但恨毆之勿殺之耳相傳有奈何毆縣官曰印不在手奈何毆僉事曰憑不在手諸語以記載不詳子故疑牘有詐將易棺已具斂具至是啟牘孝子號呼嚙指血灑骨驗其眞觀者皆哭然後精作易衣斂報傷而解人任觀慷慨撿實具言其狀且由舜賓臨命所付血書若干字于是舜魯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五品以上官加凡人二等徒三年田斂胡紀絞其助舜魯爲惡及競親黨當充軍

者十人擺站六人贖徒杖及枷號五十人餘所逮二百餘人准徒贖杖有差獄上上令法司議刑部尚書閔珪等議舜罪當獨斃宜做唐孝子梁悅例充軍

作宜坐聚衆持兇器傷人徒以上例

其前審官舉時等審勘不詳各罰俸准擬于是辟舜戍孝子福建福寧衛或曰凡孝子所爲一稟王鼎如素定者正德改元赦歸又九年甲戌卒孝子自復讐至是凡十六年服衰終其身先是舉時出勘時已改正湘湖八十餘里宋令楊文靖草建潴水勒有舊石本朝成化中魏公致仕加意恢復著有成書今鄉官何舜賓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爲廓清原于弘治八年白縣上聞巳遣布政司分守黎政勘驗明實清出湖民係各等侵占田一千三百二十七坵塭池九十六口地二十六片充寄房屋無算因委本府經歷到縣追理并設耆民等八名專一畿攝而挾持汚貨未之匡改今幸藉明命一復其舊業害就利前緒有績但當預監夙昔杜之後來其命知縣楊鐸據案勘石嗣後遂無有致占者（後張尚書復清古但力較易耳張卽御史門下士）

毛甡曰翁文曰邑之有湖劍于龜山復于文靖而終以其身爲廓清者卽史也龜山文靖兩得祠祀而公以身殉顧不獲與一席之享人固有幸不幸與予按故實得嘉靖三十六年鄉人請名宦蘇琳及孝子鄉賢祠祀各有執結自督學使下業具覈實（有提學畢如縣魏詳在弘治十四年）結而祠典未載何耶孝子事已登孝廟實錄（通志府志傳係湯篤暨諸志傳太守作汉福寧州有復讐編戍傳而疇昔鄉人且有遺孝子并卽史傳者嘗讀孝子之子世復揭詞哀其志并錄之世復字景襄邑諸生孝子避讐時生于王黎政家黎政命名所謂齊襄復九世之讐是也嘉靖二十三年世復揭曰故父何競邑諸生也故祖卽史以清復湘湖水利爲縣令鄒魯阨絕道

路湖恢本境身沈異鄉故父力爲報讎置魯重辟百
年史錄已載實事三修志書均爲立傳今蒙本縣重
勒縣志而妄者陰肆刊落至于湘湖之下則書曰弘
治十二年邑人奏聞云云夫復祖之死死湖也父之
訟卽訟湖也此湖之所以復也不潔書父名而改曰
邑人則用心刻矣且夫復讎者雖人子所不願聞然
君子立教卽嘗以此爲激勸亦曰獎忠臣所以教忠
矣獎孝子所以教孝矣故李唐張瑄張琇梁悅爲父
報讎綱目書之魏邑人朱恭明父爲烏傷長陳頴所
殺頴子史冊不去凡以爲人理所在不可泯

也彼獨無人理耶原其設心但以爲近長吏耳殊不
知春秋之義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是以楚平王君
也子胥鞭其屍而後世不以爲非趙師韞縣尉也元
慶刃其首而先儒以爲得禮若父之與魯以禮爲不
共之讎以律爲謀故造意首論之惡況魯已去任非
本管也父執其讎非推刃也豈以殿長吏而非之哉
夫不忘讎仁也能報讎義也居心積慮以剚讎人之
胸勇也束身歸罪而不奸擅殺之律智也一擧而四
德備焉父誠君子所許者故大理評之爲報讎司寇
題之爲孝子藉曰不然則使伊人者身處其地將忘

親以事讎乎抑猶未乎夫論在千載書不足重不書不足輕特人子爲親不容緘也郡下牒縣學訓導楊銳等執結故鄉史何舜賓恢復湖湘一人殺身九鄉受惠故生員何競爲父報讎洒恨已往垂名將來允合補傳無忝竹帛隆慶二年（一作嘉靖三十六年）侯考世復揭曰故祖何舜賓監察御史久入縣志屢修不刊而賊官罷閑妄以其父冒濫擾入思名臣行數方幅有限遂刋去復祖益入伊父殊不知伊父以貪暴去官計典昭然未可溷也若復祖爲諸生時郡補廩廩及登科甲兩辭坊銀其爲行人則著聲蜀府曾建皇華清節亭于成都其爲御史則抗節京畿復樹南臺風憲卿貳于白下徒以迕歎戚而致謫攖豪吏以殺身豈嘗有纖微之跡可爲國法簡稽者耶是以屈平沈而楚戶哀思范滂死而漢人傷渭且其所爲殺身者非無利于邑人者也百室享其利而一行不使存其跡以情而言固爲刻焞若夫是君者又名教所難容也父既叢譽子復貸惡昔者狄梁公爲魏州刺史人已立祠及其子景暉作魏州叅軍稍行汚虐而梁公之祠頓爲人毀今其父之行羞比梁公是君之惡浮于景暉縱有故載亦應發難況本無是也孟子云殺人之父

者人亦殺其父於此絨黑非人子矣痛予孝之不終每顧名而思義復名具在尚其鑒之縣學公議諸生毛瑚等由化一等都里老孫寶等皆執結直其揭仍去是人傳立鄉史傳鄉史上五世皆仕宋有名三世祖爲端平進士四世祖宗可道可兄弟舉咸淳鄉薦登進士御史在時有家藏宋試印歷見家乘

史訥齋曰伍胥鼓篋娥親碪刃共此際毒文之陵厲似龍門其精藪處則全乎狄風矣曹受可初見此文貽西河書曰人千古文亦千古信然

顧茂倫曰孝子固卓絕若參政亦郅惲之亞也傳中敘參政及何寧輩俱一往生色在論補景襄雖表闡烈實借作孝子鄉史贊斷文之部署乃爾馬玉起曰此事以復湖爲關鍵故始終詳之舊有傳奇名湘湖記即此也若其記敘之妙有似呂滅有似龍燕者有似計倪謀伐者有似范孟博對簿者讀此不感動非氏刺李壽者有似范孟博對簿者讀此不感動非人情矣聞西河爲此傳頗費考索以孝子事久缺落其所採輯有爲家乘史乘所未覈者誰謂大節不藉表章乎又曰何靜子多藏書聞是傳同頊考索尚有徵瑣事見別錄

徐電發曰紀事須據實所以杜誇詐也近代古文家但以操縱爲能事初學猶抵掌倀倀既則漸流爲駔儈而不知矣高文信史賴此正之

張大司空傳

張大司空諱守時峻俗通籍者易其字公成化癸卯鷹鄉薦丁未第進士歷官南京兵曹郎耻易字也無

傳

何以艱歸弘治庚申丁中外艱日省墓墓傍有楓樹楓悲號北歸徘徊楓間不忍行因別字楓丘以志不忘或曰其所著書有楓丘子對云予初傳魏公文靖繼傳孝子考其系皆自杭遷蕭公先世家錢唐元提領興甫徙居蕭之橫河里爲蕭山人凡六世今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清及孔殷其祖父也

公初知上饒縣奏績考天下第一取擢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遷本司員外郎歷遷刑部貴州司郎中考第一正德三年以外轉山守興化明年罷歸當公遷車駕時南京內守備太監故例部司進謁長跪公至揖不跪太監怒詰以故例公曰此祖例也如以例則請不跪自嘗始以是爲例可乎監怒甚中一人私謂曰此故上饒令也寧鎮江蔣時知其人容之例內降至留都主事手錄呈內守備公置不錄尚書趣之公曰主事豈史胥而任錄爲後遂爲例及爲刑部郎隆平侯張佑卒無嗣爭襲賄瑾瑾囑公不聽暨公守興化瑾遣使巡省郡假以饋府貽財物遍索貨賂預致公手記簡以金(名一作金香)公不報會興化進士戴大賓及第三人(年譜作女壻)公復執不可瑾大怒遂撫隆平奪爵事罷

公職或曰初公上考得外轉皆遑爲之庚午遑伏誅起公守南雄既遷江西右參政時逆濠張甚聞公名預遣其黨王泰郭宇私要之使附已公拒之去濠不悅出公領饒州兵事以饒寇方橫故糺公公請之鎮撫親統官軍勦獲萬計年城首王重七上猶賊首龔福全等散其衆旬日復鎮撫鎮撫奇之會右布政使以述職赴都撫命公署布政使事是年冬司災濠乘間劾公且賂權監錢寧張雄謀罷之大學士費宏素賢公執不可處以過誤勿問甲戌考第一遂遷本司右布政使遣使旌異賜綵段羊酒破例彰其尤自開國以來所未行者時左布政使鄭岳以不附濠誣受賕貲寇羈候別署寮屬過者莫敢視公至入叙故及三堂會勘公白其誣得減罪濠怒授以意使公去公初求去既而曰此地陸沈久矣錚錚者行殆盡吾不可復去使一往淪陷乃任事益力濠脅三學生徒保已孝行諷公具勘公郤之曰貲能舉孝子不能舉孝王也此正德九年事後十三年舉孝行公已去位會遣造內用紙劄公領其役故例督內造紙劄槽戶價料而以官價錢盡輸之濠揀遽收裝復委勉索公親舍玉山給佑辦料寺槽戶工廩如法監造得羨錢數千緡儲爲司災營建之

費濠怒密令鎮守太監黎安劾紙審敝劣尬給自盜而以餘者盡入之已先具稿呈司禮監太監蕭敬敬曰張君故疆項然中外頗廉之此勿行也且事無爲已甚者還其奏明年轉左校尉戎信家有母彘生象獻諸濠濠以爲瑞其黨白全等賦詩頌之擇吉開宴諷鎮巡以下諸司郡縣同日進賀既集公毅然曰以爲瑞耶當賀于政府不當賀于王府以爲妖耶省之不足何賀之有衆爲悚然既又曰安祿山化豬爲龍猶禍不旋踵況豕象乎且豕亥也象則十二位皆屬者也以一陰而生十二位細不齒鉅害立至矣遽止

丙子開生員援例監濠令引禮丁瓚者捧金如干從甬道躐入爲其內戚徐生大才援納且稱有旨公曰何旨耶瓚以故對公曰以納例而犯臚事以引禮而闌甬道可謂旨乎將黎之濠令長史入謝過乃已然終不與例三月史作九月誤濠將踞官湖史作池賂其謀主李自實徐以語公公曰侍郎自實侍郎發仕能占王土耶此非貲所得聞也如其不然則貲無敢以官湖私侍郎理濠色變公出濠大嘗曰張風囚吾固知其不足語也或曰風囚者即楓丘之變音云五月濠以故府隘欲四拓其地擬之大內將撤民居舉府居羣情洶洶

公憂之直入爭曰故府有舊制必拓之非制也且江西民窮甚矣盜賊蠭起殿下身爲藩王休戚與同今府居七八重繚垣十餘里猶欲廣之撤民居一丈不足一楹而小民入口之嗛廢矣此令一行男女流散殿下縱不念百姓獨不念朝廷乎且殿下卽欲自大夸于諸藩又何藉此尺寸土爲辭肯愷切便便不已濠屢麾之出不顧會營建災司司址王府右故例司府高比坪濠加司已倍至是增司十五尺與府略等濠知拓地必不得乃抵曰司地司何得以高于舊事且此何制公曰以殿下爲爭

豪狹耳乃爭此崇庫也耶謹受令矣趨而出遣制司五尺而濠怒不徹陰詞公他事且鉤索營建出入之數八月公例監鄉試已入棘濠遣官校二十人破司後廨出夫人戴并童婢等列廳事盤撿帑畜得衣冠文書數竹箱無鎰鑰錢數緡曰用薪米而已濠計無所施恚曰勿再言風囚徒擾我心遣去之已耳公出棘乃遣承奉劉吉餽以菓公啟視則棗一梨一薑一芥一公呼吉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界也夫臣子受命于君行止豈人所能預哉是冬入覲吏部考第一賜宴內府位列天下方面官上朝野傾動濠

大懼恐薦要擢益妨已急賂錢寧等謀置散地遂遷南京光祿寺卿（明史紀事及郡縣志皆稱賂陞光祿卿誤）衆議囂然有論薦者明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荊等關本年罷歸前是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誇誘狩宣府至是就宣府建鎮國府第復誘西狩所至省郡縣索金璧裘馬婦女等名曰供應公所統轄無供應張忠責之公曰故制巡幸恐無以給錢子女爲饗獻者且此間地瘠不產他物民貧不保夕婦女皆民妻室必欲供應則貧實不職嘗請歸忠曰都府公欲歸耶歸已耳請之何有撫吉令歸明年已卯濠伏誅南京巡江都御史劉玉奏曰逆瑾蓄異戕害撫司原其不臣本非一日今幸蒙顯戮則開洗理抑在所宜亟先任巡撫都御史今致仕林俊先任布政使今致仕張嶽此則抑其非分見諸行事者也先任副使今充軍胡世寧先任御史今降戚范輅此則糾其不法見諸章奏者也既鑒前節當策後用不報明年浙江巡撫都御史許光庭復疏薦之不報（行狀稱以薦起誤）辛巳彬寧伏誅乃起公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一切便宜從事（年譜又云是年赴任又以盤權鹽厥題准兩廣自成弘以來變寇厥起屢勦不先斬後奏事例傳）

靖至是益其九陽峒柳慶藤峽南詔諸處叢篁菁棘歷狙險阻且廣西土官田州太守岑猛累藉世緒繕器穀介驕蹇莫制從前進勦自韓雍李承勳諸督多藉犄角故益自負而公鞫縻之不令借援得邀功伐預于嘉靖元年壬午密疏其惡思以漸翦減而嚴勒將較陰別營伍艤鹽課椒以充糧儲于是設奇四出是年三月平廣西融縣賊周克亮六月平廣西上思州逆賊土官黃鏐救遣賞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十二年四月平福建賊江小范四江月進階資政大夫廣賊梁八尺黃萬山賴廉十月平廣東新寧賊嚴阮

蔡猛三扳寨二百所斬獲二萬餘衆救遣賞鈔有貫紵絲三表裏三年三月平廣東賊李文積公以疾辭吉曰卿望老成總督重任正藉委託不允所辭九月考滿廕一子入監是月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公又以疾辭吉曰卿歷有所勞方借南臺觀風紀耳不允公又辭吉曰老成年力未衰委任方切留臺掌握正東南重寄顧古讓節七月乙吉曰咎當朕躬詎在多哲十月進南京工部尚書明年丙戌詔賞先事蹤惡功以廣西田州逆賊土官岑猛征勦克捷及照先任總督張嶺曾于嘉靖元年疏

傳

猛逆惡宜先事預防功亦難免兵部以聞敕賞銀一
十兩紵絲一表裏時三邊缺總制給事中管律論曰
今之總制即古之大將也國家安危藩鎮得喪皆于
是繫詎可藐哉臣訪得尚書張貲孟鳳侍郎孟春都
御史姚漢陳九疇此五臣者允協斯任剡上會猛黨
廣東通番官陶鳳儀郭界幷掌南察時所黜巡江都
御史譚魯都指揮陳璘內守備合人曹顯等各以宿
憨賂言者誣公輸官賑爲已有私之上素知公廉得
忌白然寢其薦丁亥四月公引疾力辭乞以資政大
夫南京工部尚書致仕許之（一年譜作不明年詔進一
品階榮祿大夫遣有司賫綵段羊酒問勞）越二年辛
卯用廷臣薦將起用正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浙江
巡撫御史胡璉巡按御史李佶各以計疏故大司
空張貲初聲邑長嗣表曹郎節厲藩方功成開府晚
著輔寧之略時云將相之人欲報忠良宜崇優恤奉
旨吏部文選考功幷兵部職方歷勘累任上考及撫
督軍功賞賚與奏邸合照例行翰林院工部依級祭
葬兼行浙司備物遣祭時禮部尚書兼學士夏言題
請賜謚于是遣工部主事羅餘慶營葬事布政司參
政党以平參議姜儀諭祭二壇（或曰公遺言曰吾得

以楓丘易名字足矣其子遵公命勿復請謚而是時行孝廟典例謚由內裁故遲久不發蓋中有沮之者云公罷興化歸橐殮不繼其夫人每食必故曰清官食粥糜及爲江西左藩時逆濠盤撿無所有公歸語夫人曰此非清官之效乎後督兩廣有獻珠母海青嬰珠者公取大珠三貽夫人曰所以酬粥糜也公歷任多政蹟上饒立社倉裁浮驛清漁畝造舟梁濟濯捍陂以防曠露興化疏行佔禁漂市鉏暴剔弊南雄罷賚祀節夫里修復庾嶺張文獻祠改郡縣兩學武宗實錄載郡縣二學共一文廟故改建他所以盤鹽榷椒代民虛賦其去嶺也民送至嶺遂祠嶺又勒石學宮解元李昕爲記南京開金城溝其從巡撫保定歸清復鄉民吳瓚等占佃湖田如干畝居鄉不乘輿西江塘北海塘毛山閘圯修之公師孝子之父御史御史文靖自文靖以下師生三世相繼復湖或曰有所受也文靖忤王振御史忤劉瑾公忤內守備太監忤瑾忤濠忤彬寧忤舉猛其剛正相似如此公有集云初公第進士以文名簡公纂憲廟實錄又奉勅往蘇松諸郡採纂政務民風人物期年復命始簽仕贊曰公兩以開幕出督軍務而不得樞要其時爲之

與抑亦有所揣也于鏐歷試不折忠果正直志在霜雪公實有之顧累公功德尚靳易名豈易字有志不欲更掩其稱與公誌傳俱闕其族孫延弼旁搜他乘述其載事可徵信者惟是邦賢之望亦魏何與張耳皆川至剛雖文靖善全御史不減亢有得失然得公乃章矣

蕭山毛奇齡 又名甡字春生 稿
郁雲麓公 袁益天遂 較

傳二 一名越州先賢傳

訓導傳

訓導名不用初名必用字則行絕與新昌人也十三歲應元至正鄉舉未午而出院主文者奇之索其次場文不得既而知其不終試時不用講學念已來忠臣億後不當仕元世因改必用爲不用字則咿每以疾居石鼓山未聾也曰吾聾遂自號石鼓山聾學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宗之皆稱爲山聾先生及山聾子云不用傳孔孟之學而故以文豪嘗與天台陳東之會稽王宗成廬陵曾伯曼金華宋濂青田劉基爲文友會基以青田冤起奉其母避蕭山包與善家不用與之游時基罷參謀征海已喪師乃復將應達識帖木爾之聘時人漸游基謂基何人先生乃相結若此不用笑而頷之洪武初基首薦不用不用辭之曰吾已不用矣既而再薦不得已姑以明經行修辟授本縣訓導時兵革初靖士不識文墨不用疏六緯四籍諸史之學授生徒且身爲率先一時鼎然嚮化是時栝珠浦之里遂稱其里爲善政鄉鄉人嘗相語曰即有不平叶蒲姜切莫入善政鄉後引疾解官累辟不復起乃以遷居東郊山政稱曰窮西牧所著有牧坡稿得月稿力田集行于世

論曰不用精理學新昌餘姚山陰會稽蕭山多能言心性自不用始若其文則汪洋乎李杜渢渢乎翔翔班楊之林景泰中祭酒蕭鎡嘗頌之而惜乎不用雖然已用之矣

明左僉都御史恭惠楊公傳

公信民本名誠以字行新昌人中永樂十三年鄉試

授工科給事中使江西琉諫五事正統八年遷廣東
左參議高雷廉諸府盜起信民親統兵進勦斬其渠
盜平按察使郭智行不法信民劾罷之既而黃瀚代
其任其不法乃甚于智信民復具劾而瀚受智指還
訐同詔獄既而直信民坐瀚罪去當是時廣民赴闕
爲信民奏辯者凡萬人無何英宗北狩詔以信民守
白羊口有功黃蕭養之寇廣東也圍廣州數月守土
官不能禦賊但閉城毋出入鄉民既無所逃匿而城
中民出覓食輒爲賊殺民苦之羣思信民在不致是
會賊下令毋殺楊參議家曰有縋城者必詢曰非楊

參議家耶以故廣民在京者伏闕乞信民上乃遷信
民左僉都御史往撫之信民晝夜馳及至從賊營中
藩輿前呵之曰舊參議楊公來賊驚愕環輿願得一
親見公面驗其眞信民乃撤藩坐露車賊見羅拜泣
下曰是也公在奴何敢爾今請伏槌質聽公所爲信
民擄賊郤十里外開城發庾廩給民佩木牌縱使出
入賊見牌曰此楊大人所給也不敢犯既而遣吏齎
檄入賊營撫諭賊大喜簪花設宴約曰請聽撫信民
復單騎出城遍慰諸民之逃匿者賊衆見信民皆倒
旗伏地各泣下訴狀信民坐諭之是日降者數萬人

未幾信民將題請議安插驟病死廣民縞素號哭不知所爲賊亦統衆入哭祭而于是廣州復圍其後董與討平之上乃思信民諭祭諡恭惠論曰二正賊多以撫誤信民故能殺賊者至是獨用撫其信之者深也勦撫貴務本董與以勦勝究之根株未靖賊禍延蔓者且二十年廣人思信民奏請立祠宜哉

家忠襄公傳

公諱吉字宗吉餘姚人少與生員教官以贅簿扑之公不平起碎所衣衫辭先師出乃以儒士中正統九年鄉試故事中式不由生員者謂之儒士入場既而中景泰五年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例十三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惟廣東司則并治錦衣衛卒錦衣故驍橫而是時衛長門達尤縱惡日陰持司事卒付司司好遣之無敢以怒容加者公獨治所犯如他犯卒六燄至詈公曰毛葛剌公嘗過門達西街諸官避馬去公過之以一手舉鞭達愕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剌耶於是百計求公過無有會公以病誤朝參下衛衛卒聞之譁且走報其長曰毛葛剌至矣掄巨杖及疆有力者待公公至杖不過十五骨見適有

僧同繫傳以良藥得不死既而例復職循次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嶺外多流賊而公以分巡嶺東督戰守剿除其奸究可爲患者嶺東民仗之於其將去鳴鼓控撫按萬首拄地願借公一年先是程鄉民有羅劉寧者倡亂爲官軍所滅其黨楊輝逃竄之安遠陰集餘寇于江廣之界會官軍征廣西不及勦公不得已招之暨公去而輝等復聚張幟肆剽殺雖急借公返題留而賊勢已成方是時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謝燈者一據龍歸一據石坑次第寇安遠并福建上杭破之于是將赴期攻程鄉公還任立名縣官

料民壯并檄旁近官軍得七百人裹糇倍道行即日越三站而舍度去石坑近辯明掩至坑賊有負米入坑者覺之出三千人陳山下官軍見賊衆驚却公乃呼譟抽刃先官軍行官軍涌而進公迸斬二人力戰自辰至午賊敗走追之生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級既而乘勝連破龍歸及寶龍諸峒獲謝瑩前後擒斬計一千四百有餘而公士卒無一傷者狀聞未報會高雷廉三府苦賊殺請公往往則數百里間無民居分守都指揮官嬰城賊或十許人或三五十人驅脇子女百千過城下無敢問者時海康知

縣王騏能殺賊爲衆所嫉公至雷城劫大體村移都指揮出擊之不應再檄再不應公即督騏領民壯躬戰賊所賊敗斬首數百級奪回被擄子女無算既而賊分三支來攻吳川縣公諜知其一近河即命騏乘小舟出賊不意破之斬賊首六十餘級而二支已遁至是朝廷嘉公勞陞本司副使降勅奬諭委以全廣軍務使便宜調度而騏亦得陞本府通判成化元年賊從惠至韶冠翁源公被新命遂帥官軍二千人兼程進斬獲百餘級賊西奔既而新會復告警時王騏已戰死公召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帥官軍三千人

民兵倍之至火嶝與賊戰賊走斬獲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里而舍時二鼓名諸將曰賊營前阪而後等敗必入等我以精銳衝阪前可盡殪也遂期曰雞鳴薄食當進兵是夜雲霾無月星後期不得已三哨並進賊果敗入等公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而賊多遺財狼戾官軍爭取之賊俯收聚見官軍爭且譁以爲可圖遂擁衆馳下刺潘官軍亂爭營門出賊迫之右哨指揮鬧華者力戰公命他指揮援他指揮不從華馬蹶被刺諸哨潰竄公勒馬持刃呼遮之不止從吏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振請公走公叱曰事至此走將安之且予可先衆去乎且殿且戰賊合力趨公公猶斬數人刃折遂遇害先是嶺表無殺賊者惟公與王騏協力騏大理人正統貢士由胄監出知海康縣至官卽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輒擊民賴以安獨守將惡之乃以力戰先公死至是有司聞公事及騏贈公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謚忠襄而騏亦得贈本府同知初公出師時布政以犒銀千兩委懷遠驛丞余文者携之軍中自出師至是已約用十之三矣文惻公之死貪無以喪密以餘銀七百兩付公僕歸是夜僕之婦忽出廳事據席舉止如公狀呼左右曰請夏憲長來夏憲長者按察使夏塤也家人驚走告左辭經歷時僉事胡榮急來視婦瞪目拱手曰非也塤之塤至乃起捋言曰吉以身死事無憾獨是吉生平清白公所知也今吉死而余文以所委官銀七百兩密付吉家是欲使生前清白之身而反合垢入地也而可乎願亟還官銀無污我言畢仆地甦明日其子科具呈捧銀還官而文坐監守自盜以原情免罪劾縣陶幹巡按御史葛萱上其事且請祠祀大學士丘濬等核之予祠子科由廕監生登成化十四年進士歷官雲南按察使其捧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還官時年十二

奇齡曰順成之盛于南服然皆守撫養成之鄉非弘正儒臣爲之掃除則蔓草難圖何翅綏寇然則公之忠勇其亦先守仁而興者與論語曰德必有隣王駸從吉討賊先公而死其于臨難致命之節有同契焉世傳郤金事以爲怪異而致忘伍胥杜伯之有前烈則亦未入宦室哉

附錄 忠襄專載諸書甚備然總無異同惟祈按察使曾蒙簡所爲墓誌不得見所見者丘濬傳柯僭墓表方獻夫祠記及其子科所述優免帖文耳若帖文又云丘濬傳寧陳劉定之皆有文記其事則亦未見忠襄死于雲岫山賊營諸傳皆然獨墓表云賊黨二萬餘自他所至遮官軍歸路前鋒鬬華戰死公被害而優免帖文又云兵科抄出廣東監察御史徐斐據新會申文某統官軍與賊對敵斬開賊排柵放火燒毀賊巢烟起不見賊伏四面起當陣殺不同今從丘濬傳程鄉賊據上下寶龍峒似程鄉賊耳又墓志有平海寇李亦賊名矣楊輝本程鄉人物考云楊輝程鄉賊試一事今以不見墓志不敢載

僕婦請夏憲長時傳稱吳希仁來視而優免帖文稱胡榮今從帖文

祠敕有生前盡節死後郤金諸語見建祠公議因不見全敕故不錄入

忠襄官止嶺東而勦賊在全省者以天順八年所降敕中原有九廣東所屬各府州縣地方但有流賊土賊即使同總兵巡撫三司等官設策督調官兵巡撫三司等官設策督調官民人等相機勦捕其領軍官員不聽調遣者選自凡勦賊良策隨便施行則其參奏拏問治以重罪且以一人之力而勦全省之寇以此文點竄付

伍伯之少而衆位微任重寧無敗乎

予承乏史館分題偶得先公名即以此文點竄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錄史生故有附錄數條今并記此

明少傳謹身殿大學士文正謝公傳

公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三殿試復第一遂由修撰陞右諭德充經筵講官二十三年孝宗嗣位以官僚恩陞左庶子兼侍讀御馬監少監郭鏞請豫選女子入宮或諸王館中習禮誦書爲冊封諸妃地遷疏爭曰伏聞陛下用內官言欲預選后宮以廣儲嗣誠善但山陵未畢諒陰可哀陛下富春秋中宮得人則其餘嬪御以貫魚進未晚也臣聞九經之義遠色爲先陛下嗣服伊始奈何以

宮闈細故爲首德累帝善之時帝方嚮學遷務積誠以開聖聽每進講必先期習誦如在侍及講從容詳警甚稱帝意弘治四年加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憂去八年詔以本官入閣辦事時尚未終制辭之服除始拜命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宴服十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孝肅太后崩禮官舊擬與孝莊太后並祔太廟至是遷請別祠如周祀姜嫄禮立奉慈殿祀之時承平日久政令漸弛內官驕縱成習遷思豫遏之故于皇太子出閣首疏以親賢遠佞勤學戒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爲皇太子勸且裁抑諸內官立科設禁將以是廓清近倖而勢未逮也帝大漸召遷至御榻執遷手受命武宗嗣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遷于是時卽乞去薦吳寬王鏊自代詞甚切摯正德元年逆瑾等八閹號八虎亂政言官劾下閣遷與閣臣健堅持必殺瑾等會尚書韓文卽百官伏闕論約遷等中持語泄事遂敗遷等連疏爭不允遂乞去先是遷力抑近倖凡瑾所欲爲皆遏勿與塡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各司內侍多作奸集賄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軍不隸本兵空名給食遷既已條奏請禁復勑曹司搜覈開覆必逐事布飭而後已瑾等銜之至是憾甚下遷疏令去然猶以顧命臣尚頒敕給驛月廩歲隸臨行賜金幣衣履如故及既去而吏部尚書焦芳繼入閣嘗憾遷舉寬鏊自代而不及已瑾又以閣議時遷嘗誓刺刺切齒欲甘心于遷遣偵四出伺遷事無有會詔墀懷才抱德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應詔同試吏部中有文用恭顯語者瑾大怒詔獄榜掠刻刺械之戍鎭番而以四人者遷鄉人其草薦與詔則健爲之矯旨黜健遷爲民而逐遷弟兵部員外郎迪子編修丕削籍榜禁餘姚人並毋得爲京朝官五

年瑾誅詔復職致仕至世宗入嗣言官始連薦遣存問起弟迺黎議子丕復輸林官遷乃遣子正入謝疏曰臣猥蒙孝宗知遇顧託之重思圖報稱乃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自分與草木同腐幸溝壑未塡得覩聖明如臣衰朽亦荷軫恤不加之負國之誅反錫以優老之典顧茲恩厚效死何時惟有一言少資獻納仰惟聖性睿哲本屬生知而聖德成就當加問學是必謹一暴十寒之失而後可積以日就月將之功夫一日萬幾未易周通而一心萬化惟在知要若夫軍民利病政治得失則所司者能言之矣疏聞帝溫旨慰勞荅子正申書舍人嘉靖二年復令有司存問五年用楊一清薦起刑家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然遷以老疾即求去嘗在舟中繕二疏不上而帝待遷厚俾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以郊祀賜織錦大帶及以病告則太醫賜藥餌并給酒米而遷竟以疾辭去十年卒年八十三謚文正諭賜祭葬遷器量弘達而處事破決俾中機要火節冗大同遷爲決策驅去而部計以邊警加饟俾議增南折銀三分之二遷力沮之然警亦尋息荆襄流民激變遷撰旨區置急

令。附籍。附籍則流者自止。時編戶約三十萬。會有阻其事者。忽中止。而餘衆遂敝。其審要如此。遷爲晉謝解元登進士及第。歷官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世其家。

論曰。弘正間多名臣。而遷不務爲赫赫自處。方幅衆莫之撓。故忠誠敦慤。始終不渝。此當時諸詞所稱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者。與遷在內閣與劉健李東陽同官。顧健敢任事而資遷之謀斷。東陽善文曲而遜遷之亮直。出處可否。不激不阿。夫其抑昂于二君之間者。槩可睹已。

附錄諸書載謝文正會試薦第一。因本亭是兵部主事趙瑤名位輕故抑置第三。而墓志稱主考文莊賞之拔置第二。而會試衛卻故爲此說耳。然文正子亦解元探花而會試第四。文正兩舉人試文用蕭傳恭顯語刺瑾。故瑾怒下詔貶戍。而史料云四人上疏求用天下無未試求用者。況止求用則瑾何必一怒至此。

兵部侍郎呂公傳

公獻字。文浙江新昌人。成化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孝宗登極。擇可使交趾者。賜獻一品服。應詔獻至交趾。須詰諭宣朝廷德意。交趾悅濱。行相率爲餽。饗至。捧珠貝。填橐中。獻不受。人未知也。龍川土官趙源者。

索交趾金錢使者上其事曰天使回禮有餽遺猶峻拒不受趙源何人乃黷貨無厭一至此上聞其言訊之然後知獻邸餽狀而宣之于廷太監李廣擅選富兒爲駙馬受賂延臣莫敢發獻劾罷之時京師雨雹日食東南諸省皆大疫又孝陵宋獻抗疏陳闕失會壽寧侯張鶴齡兄弟倚宮掖勢燻灼每游宴後庭出入無禁忌前後李婆陽羅比許得罪去死者久噤噤獻乃反覆極論上怒詔杖三十下鎮撫獄既而以言直釋之遷禮科轉應天府丞復改順天武宗耕籍獻爲執事官率保介趨蹌儀甚備上頤之曰是官善行禮寧不可作禮尚書耶時瑾用事獻無將不調雖上諭置不問久之進爲尹又久之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劉六寇江介凡三過南京以獻有武備不敢入既而致仕

論曰史嘗謂清畏人知然未嘗不知獻則有之獻歷官三十年無贏財止搆一室榜之曰清白

贈太僕少卿原雲南道御史猶齋謝公傳

公愉字如卿上虞人嘉靖進士授浦城知縣行取擢南御史武定侯郭勛奏請復天下鎮監愉劾勛妄奏勿議復天下快之尋使雲貴疏論兵部尚書張璨刑

部尚書周期雍大學士翟鑾皆相繼罷去獨諭嚴嵩敢激切上不用然亦不罪愉時嵩爲禮部尚書值其自陳時愉以大臣巧辭誣罔痛責之且言兵部尚書張瓚貪而優柔以本兵而壞天下之兵禮部尚書嚴嵩貪而狡狠以掌禮而壞天下之禮二臣雖不同其欺君誤國則一也宜其莫逃聖鑒而任用不衰必陛下眞知其智識足以集事取其才而略其德耳乃嵩以貪墨非聖主所惡而日益汚濫一時臣工亦復以廉靜非聖主所尚而競爲貪婪風俗下趨歲異而月變欲望世太平難矣今夫郡縣小官犯贓或三五錢或數十貫必繩以峻法而大臣狠藉鉅萬罰不以聞眞所謂縱豺狼而搏雉兎也疏凡數千言嵩見而憚之會愉自雲貴還臺一時稱古之遺直薦留雲南道嵩亦百計要結且啖以邊警遂上疏曰堯舜誅四凶而蠻方率俾今之四凶則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是也陛下已誅其二矣何難盡屏之以全堯舜之功哉不報會愉以母老乞歸未允嵩乃乘京察除愉名愉歸奉母所居室廬臨名猶齋世宗崩詔錄前言官未拜命卒御史周弘祖爲特請于朝贈太僕少卿其疏有曰臣嘗輯錄嘉靖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來章奏見原任監察御史謝愉所論武定侯郭勛及禮部尚書嚴嵩皆人所不敢言者乃爲逆蕃父子切齒中傷退閒之後且不如存亡下落未識彼省撫按亦曾舉及本官否夫如此忠藎際此明聖而使與草木同腐朽而不得被一命之榮殊可惜也

論曰誰毀誰譽三代之直道而行不其然與愉之劾嵩弘祖之鬻愉皆古遺直而愉自名狷惟直故狷朝有如此臣而不能用嘉靖之業可問耶

張中丞傳

中丞名元冲山陰人以嘉靖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拜命而泣或問之曰吾祖爲是官會以直諫萬貴妃擅寵賜杖吾父遂禁曰必出血衣陳祀之且涕泣曰子姓有爲是官者其毋忘此血衣哉吾今爲是官是以泣蓋其祖以弘本科都其父景琦則以部郎知桂林者也時嵩初入閣元冲首疏嵩心術不光不宜在帝左右不報先是九廟災上刻意營建曾以木工郭文英有技愛之加工部帶俸右侍郎至是工成廕其子文思院副使而文英嘯嘯復請辭已所受俸改廕兄子乃復以其兄子爲鴻臚序班元冲疏爭之謂文英賤工本以繩墨斧斤之能奔走冬官忽遭逢廟建致

濫名器以無何厥後而帶俸竊銜其爲非分已甚矣今復冒叨恩蔭在文英者宜慚悚引咎不暇乃復敢猥以文英出身之所也工技必各安其業而後有院非他文英既已踰越而復不使其子弟安于其業此涉今文英太監以上用羊羨未給請何意乎上怒不納會織染尚衣孟忠齎敕贊造而元冲復爭之謂嘉靖元年既已停罷中使贊造歷至二十年間始遣尚衣李鉞偶一督辦然即已徵還此在神聖愛民其爲防微杜漸者如是其至而小人罔上重瀆聖聽其罪可殺且內官之出必有京師巨黠投充家人名色于其奏帶常數外增一二十輩依附攙擾需索騷擾甚至被擒司府肇縛官吏此所係匪細也上益怒不納然亭以其言直轉外爲江西參政既而進廣東按察使巡海擒海賊徐碧溪何亞八敘功賜白金大計考天下監司第一補江右布政轉左尋以右副都巡撫江西時閩廣流賊犯境元冲疏請便宜統參議逍鎗副使陳柯暨指揮屠損杜喬廣東都司孫教浙直冠帶千戶龔綸等各領兵堵勦日有斬獲遂驅賊出境而其渠犯禁者殺官吏劫倉廩焚掠竄撫得罪內官與政府憚

元冲直畏其入用并嚙之勒回籍元冲少從王守仁游與同里錢德洪王畿徐珊共闢明良知之學而元冲尤以氣節自勵曰人之生也直守仁嘗稱曰吾門不乏上知之士至于忠信質諒無如叔謙叔謙元冲字也又元冲嘗讀書浮峰山寺守仁顧而奇其頭角嘆曰此山卓絶不羣叔謙似之爲題浮峰壽屋而去嗣後學者遂稱元冲爲浮峰先生

論曰元冲祖父皆名臣以進言得罪而景琦爲郎忤中官謫判姚知杜林元冲其繼志而興者與姚江之門有二以領會一以踐履元冲與畿珊同學而元冲冲然已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 又初晴 稿
孫 眉光 鼐夫
郭 光第 湛思 較

傳三 一名越州先賢傳

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兗公傳 世職孟明 邦輔附

公兗字君澤少倜儻本紹興籍以例入北監申嘉靖三十八年會試授兵部主事越十五年陞爲郎莊皇帝即位內監乞門廕持例不可司禮責部易兗疏兗怒將奏之司禮惶恐謝會北部入寇掠榆林太原議徵宣大兵入衛兗獨抗言勿徵宣大兵寇當退不過

瀾一步邊兵擊其歸可得志而廷議已決寇果去無邀之者隆慶三年轉湖廣參議值大征古田將調麻陽兵制其奔軼兌直遣士司遏之明年陞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霸州立保甲法墾涂布壘亘木斷道以捕盜是時北部新附諸邊覘叛服以定嚮背總督王崇古應代廷議難其人咸推兌即于是年擢僉都撫治宣府乃先減屯額墾荒土繕垣繚臺別築外十三家邊起滴水崖訖于黑漢嶺烽堠屯塘咸覺而崇之昌不陵圍無捍蔽護陵軍駐山南其東北挺出塞外單弱兌拓其城障北自龍門所東至靖朗堡橫絕北地三百里遷嘉靖間所納叛亡諸部屯實之時北部多募黠嫚漢吏而倦答爺把都兒子黃台吉尤桀悍喜鬬薄市賞心非父兄所爲毋貢倦答以巳馬代進得賜物抵地不肯受兌于市日值倦答與諸子爺獵百里外窺其營近塞與我軍相望兌率五騎出導二旂直趨其營北部錯愕咸搭弦導者呵之曰軍門來北部咸拜蹠問狀曰按爾軍且行犒工北部乃獻酪行禮詩遍觀其軍薄暮返王崇古聞之大喊遣書規之兌報言是行有三利審料虛實一推心置腹二彼常輕中朝無人吾以隻身入虎穴指揮十萬衆示以無

恐使彼知所畏三若夫意外之變則其酋在遠請命無及擅謀妄動又非彼中法吾豈不籌之哉初黃台吉娶婦生扯力克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女生五路台吉色衰復棄之盡奪其所部萬騎與他廝孳乃復東掠史車就婚于朶顏值扯力克請賞兌叱曰爾父反不畏誅更乞賞爲對曰父棄吾吾無如何矣能止父反乎兌名前語曰聞爾兒弟背失職吾坂爾部騎歸爾爾能報我忠朝廷乎泣而對曰能曰爾父腹心惟聿布耳布誅奪爾部騎依如多羅而五路兄弟亦奪故騎合大成台吉彼二家者素與爾父鄰力足抗也扯力克唯唯遂殺聿布而約擺腰兀慎盡奪父部騎而子是台吉頓衰兌又使其將邀把都兒酬之其子青把都怒請絕貢擁兵至塞要以十三事兌名前爲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俏賚汝否則試聽吾礮聲可耳言畢千礮並震人馬皆僻易乃乞貢去貢市初起無制度兌始定番部貢儀與通使之禮我使用白衣至北庭降重北使入邊參游于途避馬下立言事則跪置譯館以五銳士夾一使加扃鍵焉歸市阻酋長墻外按部犒給所市馬良者予直七兩七軍共領之遞而殺至三兩三軍而止其法最密後來惟謹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繩度而已番部習侵盜雖歛塞亦且諫于市或潛盜所鬻馬以去兌使挾梢伺擊之曰孰令汝爲市而盜乎哈不愼盜馬擒三人哈獻馬請釋不與哈奪之去兌閉關停市告諸部命發兵討哈諸部懼共追還所奪以哈馬九九謝死罪乃令之打剌名安孰開民要貨兌聲罪諸酋共收其高千獻之表聞詔以賜諸部諸部愧服兌居上谷久威信素著且嘗以不測賞結諸部心東貴者壽把都女也嫁東部隨父入貢與邊吏言稱已貧兌諭貴毘勿一馬取紬一疋貴貴得紬二千感泣去後東部入寇命兌偵之諜從東貴帳中來具知土蠻生于亥避不能騎令掠谷河以東者特零騎數千耳始遼帥恐太歲不旋其分莊兎兒病敵用衆且未知所向軍廣寧以待之及得報亟以兵趨西堡擊其歸斬數百級賜兌金幣朶顏操蠻以其姊妻黃台吉挾賞寇邊攻毀鴉鴈寨殺二將薊督奉詔責問策于兌兌報曰上策懌之以形姑解之以驕其志俟其弛備而擊之上策奪之以聲薊門先出師以明必討而又料軍于宣雲若合擊者乃示意台吉俾得禽獻以自贖中上令從中策束縛阿都赤等十七人梟鴉鴈寨

先是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

萬軍多積逋免疏請赦逋罷汰令流人歸業者原其
負給以牛種由是耕者雲集穀賤于中土免善制火
器造將軍砲百滅鹵砲千三眼銃萬舊砲重難轉免
創雙輪車隨營轉向舊砲樸木多震死免易以乾土
氣完不震北部嘗笑砲如雷然災者當之能再擊耶
器成引北使觀之砲舉若連珠移時不絕乃嚙指去
萬歷元年陞右副都兵部右侍郎四年遷左七年以
原官總督宣大俺答俟佛將西調番僧寄咨于免留
旗箭表信而去道出西寧諸邊震聳免使繞賀蘭
背行勿近邊蓐恐既西必以兵力併兀剌險求得兀

剌爲俺答俘者勞遣之授以計令好迎俺答而陰襲
其後俺答大挫至西部不歸將與爲婚免聞大驚曰
果爾且續其斷脩矣復密遣人厚遺西部令絕婚時
俺答以契仆諸部兵將釋憾兀剌諸部不應免乃發
金幣修書遣通事金鳳孥使伞羔兒賜俺答勸之東
歸俺答大喜而舊使珊瑚戈陶等監俺答西行亦皆
斤斤爲俺答信俺答乃歸遣海大吉頇壯兒克土表
稱謝獻黃駝白駝刀甲氈褥而番僧滿頓失禮亦附
貢銅佛舍利車渠海螺免爲之進當是時免經紀有
法縮軍費飾客饋積幾五十萬屯穀二百萬省太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太僕銀歲輸邊皆百萬北偏畤穀廐足以控制諸部故諸部愈畏之先是俺答以長女嗤不害之女三娘子美自娶之而其子黃台吉鄙而滛奪諸婁婦過百人而聽其索食外奔獨憾三娘子擅富厚詛詈三娘子每入貢宥免罰愈其事免思以結之兒視三娘子賞賜宴犒無所吝嗇以番王哈屯視中國夫人子貢日親賜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朵實裙感之指其心誓以必報而黃台吉諸婿如五蘭北妓且沁北妓威兀慎北妓以饑餒歲溢葛峪傑小軍蹙甲生爭必罰不赦其後黃台吉壯力克子孫襲王皆妻三娘子

三世修貢不絕封忠順夫人九年以原官回部扈從

上大閱進陣圖兵略十年復以右都總督薊遼灤行執政詢邊事對曰速把亥爲害久矣其滅此朝食回也諸酋路統于一酋可數以修備東部紛雜各自爲主利用戰以制敵于是首議問險前此塞垣取弦直突則割之又山長多隙可騎而登免令依山爲壁復曾家寨之割棄者五十里以犄古北乃遣薊帥逐衆顏趕兎砦其帳俘其軍馬及所被掠者合數百人其明年遼帥禦速把亥鎮奭壁爲覆待之伏發斬大酋八亥兎馮生得額孫兒斬首百級于是亥爺妙花

侄老撒卜兒悉遠伏不敢近乃進免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麼一子世襲錦衣千戶進加仰加攻海西虎兒罕阿台應之免遣遼帥截勦敗于曹家峪斬首三千餘級鹵獲無算其年入掌本部事乞骸骨疏七上報可免負氣任遷嘗曰行文以氣勝當其居幕府軍書旁午必展璧酬聘意飽乃起而後據案決應無不當其氣全也為諸生時倭冦至所調狼兵數剽掠人莫敢忤免獨聚衆守戒曰弟勿殺聽吾呼若呼大譟震天兵果走然後追執一二人以告主者狥之其識略如此子有孚襲錦衣世職陞都指揮同知進南鎮撫

司轉總兵死孫孟明襲有名孟明字文徵鄉試擬第一副榜再試再副榜遂棄去承襲錦衣正千戶天啓初忠賢用事掌司許顯純其黨也孟明進北司理刑中書汪文言以事詔獄忠賢欲假文言獄羅織顯純承其意設五毒勒文言蔓引已書高攀龍楊漣左光斗二十六人為一遍孟明接視之叱曰囚不畏死耶諸人安肯與汝遍而希以株連冏卿乎裂之文言連呼曰誠然獨冀緩死耳安有是也顯純亦語塞遂指孟明匿亡命矯旨下孟明本司拷訊會田爾耕亦閱黨適掌衛事惜本衛邊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遣削籍去崇禎改元起原官進掌衛事提督東司房
李子邦輔襲邦輔字元素亦以正千戶進北司理刑
崇禎末紿事中姜埰以言事詔獄而行人司副熊開
元因而劾延儒同日收拷當是時上怒甚密旨促具
牘速上益意欲置死地也邦輔故緩牘待之既而上
怒稍解令刑訊然必欲根柢開元所主使時都掌劉
宗周僉都金光宸供以此得罪朝議洶洶邦輔念其
究故爲開導記曰語刑及其衷即具牘出之上猶怒
不已予杖各百臨杖膚體完具無刑訊狀杖者大訝
舉朝爲邦輔危既而杖者亦念二人者無罪邦輔心
無他予杖畢竟不及邦輔而罷後舉人祝淵以疏留
宗周詔獄邦輔復全之在宗周傳

論曰效事初起疑信未一檻虎縶俊保無終駭語曰
始非難終之實難向非允者則猶是倦答萬歷之保
開安見非嘉靖之市寒也邊臣以鎮重爲功而機變
翕忽所在掊制卒能使使保開市寒背能有成自此以
後歷三四十年不爲邊患是雖李魏之守雲中韓范
之鎮西塞何以加焉宜其閱數世而猶烈已

姜光祿公傳

公名鏡字永明餘姚人也萬歷十年舉浙江鄉試第

一明年成進士授行人陞禮部主事進主客員外郎
哱拜據寧夏而兵閫之
高廷議決湖水以灌其城鏡方爲主客職四裔事慮
其事不就兼有害也遂上書曰諸將計水攻必謂寧
夏城卑下在西北隅與
湖新渠紅花渠近如釜底然將遶城築堤以灌之如
智氏之灌晉陽策非不善顧寧夏城中百萬戶不盡
賊也即不得已與賊處
所篡無路可奔而使之
好生之至意得無有惻然者乎孫武一書深明五間
古之名將多用間以成大功前哱拜因劉東陽上文
秀並起逆謀雖同惡相濟而反叛之人各懷叵測始
則相倚終則相猜近聞東陽殺文秀際已見矣今哱
酋與許朝東陽三叛鼎立必有不相下之勢若遣權
譎之士入城招降而乘機搆會以離其腹心使之自
相疑貳然後重兵以臨之三叛之俘不當獻之闕下
哉」書奏上頗偉其言即行旋陞本部精膳司郎中
既而堤成賊劒之水泄功不就然後用破者李登懷
蠟書三入城說哱拜而間以書携東陽與朝承恩衆
殺東陽朝而三叛就殲兵部敘鏡功廼准以京堂員

缺推用萬歷二十年皇長子年十一未建儲貴妃與
司禮田義潛蓄異謀竊輔莫敢言廷臣亦未有言者
鏡上疏劾奏其略曰祖制建儲有嫡立嫡無嫡立長
聖聖相傳無異議也皇長子春秋十有一矣當璧之
徵久已表著而玉器有待此出閤講讀選婚加冠冊
立諸大禮未經舉行此必有左右爲之沮者竊聞司
禮監太監田義希附皇貴妃意旨往往妄測神聖有
所轉移徵陳兩可之端潛施蠱惑此內官中與義合
者共進密謀而其不合者每多巧激聖怒啓皇上嚴刑
峻罰用以箝攝左右絕中外之議種種邪謀如鬼如
蜮臣以爲田義一日在側則國本一日未定社稷一
日未安內閣大臣既畏義權威首鼠兩端而廷臣宴
處亦未有能救正者皇上左大舊乾斷立斥田義庶陰
霾消散天日自開國是正玉器定矣疏上義大怒條
旨杖午門外上以其言直收票革職時鏡年三十有
八越十五年而太子始定儲位乃推冊立恩予鏡冠
帶閒住又越十二年卒于家又二年而光宗即位追
贈太保禮部尚書
論曰鏡禮部未有言責乃于寧夏則密進奇謀于國

本則首申讜論有引裾折檻之風焉先是鏡曾祖榮以工部劾逆璧貶刈父子羔以忤相嵩父子龍歸及子逢元以修三朝要典忤魏璫見屏姜氏世以直節聞而鏡尤卓卓云

明吏科右給事中周公傳

公洪謨字宗穆山陰人中萬歷進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時福州推官周順昌負清名洪謨與之埒稱二周會福建鹽運使司委掣鹽懲墨吏憝法使洪謨順昌司掣事嘗曰自二周掣鹽而鹽政以清天啓二年舉卓異第一行取補戶科明年辦事忠賢以傳奉杖死屯田郎中萬燝於午門外而補御史林汝翥於槥向高第破閹入揆汝翥手杖中官王體乾附忠賢每疏至必鈐以片紙條其意略而閣臣廣徵遵行之洪謨到科即疏曰臣自家抵都見一路灾荒備矣夫吳淞澤國也而加之霖霖青徐槁壤也而重以旱魃臣嘗疑上天恩威旁多偏任何所感召而竟至於是及見我皇上震霆迅雷非不擊斷而乃重施之失勢之言官溢罷濫恩非不優遇而乃盡破之浸淫之內侍是豈春霖不足施夏日果可畏哉燥濕之勢殊也今萬燝已死汝翥幾斃而向高毅然請去猶幸執政柄

用方新諸臣九死不折萬一不幸而拂衣者旋踵畏威者結舌將明旨所謂孤立者不在內侍在近臣也皇上誠能回惠威之施一生殺之柄納大小諸臣之諫詰萬變之何以卽去立斥忠憤究汝翥之何以死杖察首輔向高之何以卽去立斥忠憤賢姦使以媚相之權成驕虎之勢然後大張祖訓弁勅王體乾等勿開市交之門黎票擬之柄遵于政典兵之禁如此而天變不回人心不固社稷不安詩治臣以妥言之罪不報令瑞事雖斂叨憤者思媚不止意欲重困東浙人曰越猶吳也壤比粟均舟習水灾便應詔東浙稅畝粟若干斛如

蕪淞例主漕者已行單徵發東浙人北戶惴惴若中風狂走顧莫救訟言洪謨曰此吾事也幸覆疏未至浙撫第疏來吾當死生爭之及疏至洪謨駁抄曰越浙鹵仰給他郡縣東北環海而又有三江之阻義雖當輸顧安所得粟且蹴舟踰險涉錢塘越風濤種種不便時印在掌科洪謨用白頭抄參以上人爲洪謨危顧詞直終莫能奪議遂止是年十二月詿籍至明年二月始一出侍班而周順昌被逮至洪謨乃嘆曰二周不獨仝矣自劾去先是洪謨論熊楊失律廣徵失禮事詞義凜凜久已觸璫怒會洪謨同鄉有勸璫

收洪謨爲已用故璫妬銜之洪謨嘗笑曰吾豈不欲爲官乎顧何以爲人至是自劾入廣微陽謝曰毋我故而璫竟加以久俟門戶之旨勒令閒住崇禎改元起吏科右給事中陛見首薦劉宗周可大用時吏部尚書王永光變亂銓法洪謨疏參之其疏留中不下十餘日無何上御經筵諭講官云周洪謨言是發閣票旨百餘言明年陞兵科右給事中皇太子生克御書使者厪潞周趙三藩又明年御書差竣時政府屢易用事多新進洪謨乞身去將行詘山東試差洪謨曰已告病矣復膺差謾也遂去洪謨在戶科時以新餉缺乏曾疏言不得已之取贏有八曰鼓鑄鹽法屯田出之於地稅勢典鋪散官取之於民冗役郵傳節之於官至於多方裁省責之三方督師之臣使司農之所輸者以飽猛士不以供鬬葺以勵銳師不以供坐客凡兵馬器械一若貧家之拮据絲粒皆期實濟而後國計爲有裨也上亦是其言而終不能用

論曰李應昇劾楊熊失律而死魏大中劾魏廣微失禮而又死洪謨兩劾之竟復有生死之見存於心與媚璫者思擇彊項士以張璫勢而致豔以官洪謨二十舉於鄉念父通城令年老而留事之至五十而成

進士彼其不屑屑於一官者寧一日矣

明特進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朱公傳

公燮元字懋和浙之山陰人萬歷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遷寺正慮囚山西土豪殺七人輦金京師屬貴人爲請寄燮元論殺之出守嶲州嶲州治遷廣東提學副使御史以巡按至自貴侯於所錄士外自取二十人檄布政司填冊與鄉試燮元不肯曰侵官非法立壞其冊而榜爲首者於市御史恨刺骨誣指他事劾論直燮元而以劣罷御史勒令去燮元乃請養家居十年起爲陝西按察使分巡隴西越二年遷四川右布政使先是朝廷以營建殿門採川木令右使董其事凡大木生絕險遠州郡吏督工徒入山覓得之報官報已斬伐之斬伐已運之置大谿中候暴漲然後得出集於涪州然而吏因緣爲奸類言不中程如是者二十年費水衡數十萬官吏坐繫至沈命不可數燮元疑其事立趨駕至涪第其上下而簡料之凡五日竣事得大木一千七百餘章盡釋諸纍囚而以不及選者給高貲商算其直出江淮達京師官無資焉

乃復清川田漏籍若干畝歲抵川新餉七萬五千有奇川人德之天啓元年奢氏反奢故猓種世居蔺爲川外徼與黔徼安氏爲界皆爵宣慰而世相仇殺奢崇明襲爵窃驚蓄不逃聞遼左有警自請援遼陰藉之治兵械遣其黨樊龍等出兵重慶陽以餉弗給激其衆殺撫道以下官吏據重慶城反時燮元以左使入覲方就道蜀王率士民遮道留燮元燮元頓還立遣使持符發石砫羅綱龍安松潘威茂建昌諸道兵入援下令募民徒繕城斂米粟薪芻之在城外者皆甲冑器仗兵械所需若金鐵麻枲油燎遍督所產于州縣如是二十日而賊已至所過州縣下三十有七前所遣將屯守諸險隘悉潰敗燮元誓衆率民徒登陴賊百計仰攻不得志乘賊懈直闖賊營斬馘千餘生擒賊目數人乃遣人決都江堰水灌濠濠滿賊治橋藉其少息急清在城民之與賊通者前後疏捕得三百人誅之出示賊賊氣大沮乃更集諸猓叠爲雲樓爲旱船爲陽橋以瞰城中大抵篤竿爲屋而施懸檝于其背雲樓如樓旱船如船陽橋如橋高比雉譙而出女牆丈城中人望見大怖燮元覘其機所運如牛車然用牛數百頭率之乃爇砲擊牛牛奔竿折而

壘傾矢石雜集守門軍殺而出大敗賊衆于城下會援兵至賊將屯而守相持無退意如是三月羅乾象為賊梟也諸生有將賊營者乾象遣之歸輸意樊元揣之乾象來樊元與之飲乾象雄猜左右顧樊元示以易傾酒數斗啖炙彘肩一醉然假寐鼾齁如雷不解甲不倚刀劍乾象伏地曰公天人也趨而出自此凡賊營舉動無不悉賊大疑待左右來濕衆心偕攜樊元復使牙將周斯盛僞為書約內應以誤之賊以名馬饋斯盛斯盛乃潛出與之盟而設伏以待崇明果自至甫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為誘也大譟

崇明驚走伏起獲其從者數人城中氣百倍力戰燒其皁船并攻具而援兵益集乃造水牌百役錦江順流下令所過州縣嚴兵截賊歸路夜半乾象等內變賊營火起崇明父子棄馬走乾象等來歸餘賊奔潰時已擢樊元都御史撫川朝命甫下乘勝逐北定敘州復重慶城斬其梟將樊龍賊渡瀘水去而其時有水西之變水西本安氏與奢氏世仇殺宣慰安位幼弱安邦彥佐之間崇明反亦乘間竊發解奢氏仇相約為唇齒起兵水西樊元既已復瀘州進兵部侍郎總督三省乃復整兵入永寧破藺州燒其九鳳樓蕩

平其集開疆千餘里遂上奏以外四里高腴之壤歸
永寧衛隸敘州內四里深險瘴分給降將各守其
土爲天子保塞當是時水西賊銳甚方覆官兵于大
方殺巡撫王三善貴州大震奢寅遽返蔺借水西爲
聲援招餘孽抗戰如故燮元乃重賄降苗拒登等令
所部阿友佯爲叛歸居賊營輸賊情實寅初不之疑
既而覺之縛阿友掠掠備五毒以刃穿友足一書夜
友不伏寅意不自得病飲友乃乘寅醉呼其衆殺寅
焚其屍以首來獻先是朝廷以水西事急加燮元兵
部尚書賜尚方劍督貴州至是寅誅燮元移鎮渝部

集分兵一意討水西而以爻喪歸葬烈皇帝即位錄
平蘭功加少保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是年秋
敕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妙巡撫貴州燮元即
上狀大簡諸將更易署置一反前督所爲乃檄滇兵
下烏撒杜安邊功逆路蜀兵出永寧抵赤水扼四裔
要害而親移師駐六廣適大方鬼師莫德說邦彥曰
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率制我後我
當先破之取永寧以界奢氏取建武六縣以畀法舍
然後挾烏鎮以臨遵義并黔及滇大事可圖也邦彥
從之以歹費等防六廣小阿烏謎等防遵義阿鮓怯

等守鴨池三岔各自號元帥而邦彥號四喬大長老崇明稱大梁王先抵赤水變元諜知之密令守將許成名佯敗棄營走永寧且戰且走誘賊深入薄永寧城乃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楨從六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聞王師四集恚甚特其勇欲且夕先破永寧兵還拒諸王師急索戰成名與永將侯良柱鄧屯等約夾攻賊屯等兵始交成名與羅乾象統出其背奮擊之賊大潰自相蹂踏死者數萬計遂斬崇明邦彥等將乘勝勦捕安位及餘賊而獨將以爭級扺營先歸餘賊稍稍遁乃移檄安位諭以內附許自新位不能決其群曰復集兵迎脇諸餘孽號二十萬以抗王師燮元會諸將且誡之曰水西地險谿谷多霧瘴莫辨昏旦等林悉叟蛇獞歐即不戰鬬而兵易疲前督陷賊中率以此敗困獸之噬未可輕也是必扼險以斃之於是燮蒙翳剔巖穴屯兵近地相持百餘日稍稍出游兵引戰而漸促以進燮其窖粟斷其樵採賊且饑且困別將劉養鯤又密遣人入大方燒其宮室安位大恐乞降公弗許要以四事一貶爵二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三獻殺故撫王三善者四開通里飾等驛路而位皆唯唯遂率四十八目出降

誓不敢叛而黠人自軍興來歲食餉百萬不樂罷殺其使奪其所獻馬燮元斬數人始定乃遂上善後疏曰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苗之法必先固本水西自河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衍今已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近者控扼苗地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普立郎合緝郵亭建倉廒使不敢卒入爲寇鴨池安莊不下二千頃事定之後無慮常屯萬人人賦水田十二畝早田六畝稍益之使自贍鹽酪芻菱出其中諸將士皆身經數百戰被創兼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子孫朝制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苗漢相安一也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苗不得以民不赴地漸侵鉄三也黠地險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三也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四也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爲折衝五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耀旗河上揚威武使六也春夏治農秋冬治兵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八也軍

耕抵餉民耕輪粮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九也號間諸可崇禎五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七年加少師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八年一品再考滿加左柱國九年詔出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狠瑚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乃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遊徼商賈露處道不拾遺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作亂朝廷命討之名聲伏誅龍場瑚者水西地也水藺相仇殺爭此地時屬藺時屬水其後二姓盟以其地假藺其地抵大方七十里去永寧且六百里山箐峻險不產五穀蜀人欲爲設官屯兵以自貴而故帥侯良柱貪横樊元劾其罪良柱修怨借拓界以責樊元樊元疏曰臣惟與苗之法治以不治今水西既納欵藺殘孽安敢負固夫守邊者但開扼險不開入險此地陡臨苗穴四面孤懸而中限以水必築城守渡則轉運煩費多所未便然且內激藺苗必死之鬬而外挑水西以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非疆埸福也書上下部詰責之樊元持其說上無以難及安位死無嗣朝議必用兵郡縣之樊元復上疏曰水西各苗特其險岡向阻聲教今安位殄絕跡族

遠條紛然爭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遠暢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於道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宜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繕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嚮同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亦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矣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蒲安氏反水西獨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苗之好叛逆而定番之獨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苗長及有功漢人咸俾

世守凡苗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黎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十二年春燮元卒天子震悼賜祭葬燮元軀幹宏偉年七十飲噉如少年室無姬媵性介潔不苟取所至人服其介鎮川貴垂二十年軍資贖鍰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朝居處節約儉嗇布土焉其爲人明敏而有度量雖矢石之下軍書旁午從容應之各有理據軍中未嘗置記室知人善任人樂爲用其樂苗一以恩信不妄殺一人故所在親附既歿皆罷市巷哭不輟內江有牟康民者隱士也佯狂當兵未起時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也及亂

名之不肯至凡有軍事或吞之悉中後不知所往子
兆寧襲錦衣衛指揮使次兆宜襲錦衣衛指揮使陞
南鎮撫司僉書管事次兆憲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次
兆宣後軍都督府都事

論曰劉宗周曰變元沈毅如魏公忠誠如汾陽練達
如文饒廉正如孝肅而將略大類趙營平陳子龍曰
夫自漢以來通西南徼者大率疲所恃以事無用變
元不修言功名而力抗郡縣之議有嘉折首不窮兵
威偉哉或曰天啓之季政在閹寺變元不歸功閹閫
而以是失侯嗟乎何必侯矣變元建石城三十五曰

省會北關曰開州曰龍塲曰虎塲曰鎮西衛曰徐狼
曰息烽所曰翁佐土司曰者九庄曰詰戎所曰陸廣曰
乾溝曰簸箕龍曰鴨池曰樂平曰鐵王旗曰廣順州
曰鷄塲曰青常曰馬塲堡曰烏江曰連雲曰有嘉曰
板橋曰怙波曰馬塲曰亦資孔曰清豐曰定頭曰尾
洒曰石基曰小龍塲曰黃絲曰楊老曰涼傘曰廣興
鎮曰龍落堡曰巴香修舊城十三曰普定衛曰安莊
衛曰新興站曰查城驛曰普安州曰毳安縣曰施秉
縣曰烏撒衛曰赤水衛曰永寧衛曰普市曰摩泥曰
平壩

姜尚書傳

公逢元字仲訒會稽人萬歷進士父鏡光祿卿臨卒遺言曰立朝勿植黨時逢元已官翰林進中允而其弟一洪亦成進士二子佩洪皆自言非黨人既而逢元進國子司業克講官科臣楊所修建言宜纂定要典倣世宗朝明倫大典故事而呈秀矯旨開館敕大學士顧秉謙以下二十三人分總裁纂修謄錄收掌而以逢元非黨人可用列逢元副總裁官倚總裁官入館據上座舉筆判諸館務逢元舉筆忽長嘆衆愕然問故逢元視所舉筆示衆曰吾持此有年矣今欲用之而有違于心吾敢違吾心以強持此哉遂閣筆出先是逢元爲講官講虞書退有後言大聲曰後言非他謂既退而小人間之則大臣有言言小人之得持其後也御史趙南星曾用其語入疏中忠賢銜之至是矯旨謂是身門戶革職崇禎元年起詹事仍兼經筵日講官尋自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凡九枚十不用後上親御門出諸章奏召廷臣給筆札各試票擬次日傳逢元及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以下九人吏部錄年貌履歷上之上已用逢元而內侍曰孰有講官如逢元者復止至九

年致仕逄元少時夢斗魁贈詩中有金殿警花字自謂殿試必第一既而不驗至是將去會皇太子行冠禮克逄元三加官簪花殿中逄元乃嘆曰然則吾之終此官豈人事哉

論曰逄元在禮部時唐王弒從父越關入都都人洶洶羣以宗藩事責之逄元以閣之覺何續敏也顧逄元以閣爲閣汨王有明閣煬竈則一異哉若夫西州豪傑自言爲黨人令自言非黨人嗟乎可以論世已

傳四五 一名忠傳

周文忠公傳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甡 稿 汪煜寓昭 彭軾元車 較

公名鳳翔字儀伯山陰人以大興籍爲督學左光斗取生員第一崇禎改元登進士歷官司業許士柔者祭酒也爲翰林時曾撰故左都高攀龍誥文有年矣至是謂失當降其官調之鳳翔曰臣故翰林也例翰林撰詞苟不當則閣臣竟裁之則則駁回使另撰而

士柔于十年前初擬之詞未聞駁回使改撰也今忽曰失當是以閣臣之罪罪士柔也且詰詞非不當也當崔魏肆欲臣節幾盡含血負肉誰不畏死樂生而攀龍首以身殉皇上既憐而褒之中外相望以爲褒忠獎烈不知宜如何鼓厲今徒以中書科先入寶簿及其子世學不諳事理之故反指摘詰文遲其贈卹夫褒論之典久奉于王言而綸綍之詞未頒于尚璽使泉壤悲殊恩之久稽而興情咎載筆之有失則是以世學而累士柔以士柔而累攀龍恐非陛下褒忠獎烈之盛心也不報既而遷諭德充東宮講官是時賊勢迫名對平臺問滅寇之策言論忼慷上爲流涕會軍需告急議稅民間閭架錢鳳翔曰事至此是宜收拾人心時也尚可括民財以搖國勢耶昔賢謂民心一失不可復收國勢一傾不可復振正謂是也尚書倪元璐亟持其言亡何京師陷有傳鴈出狩者鳳翔思扈蹕倉皇奔探見賊據毀坐而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等各帥百官入朝賀鳳翔至殿前視之大哭急從左掖門趨出百官皆驚怖不知所爲而賊弟顧之不爲問庶吉士張家玉者鳳翔會試所取士也抵賊書訴賊賊縛之夾兩刃脇降不屈且其言辯愈

侃侃賊怒甚曰是何物子急取其父母來刳其腸觀之家玉心動乃陽爲好言謝賊賊舍去歸而詢鳳翔翔拒之曰安有此事而問我者吾父母猶在也夫吾不能爲二親生矣家玉出鳳翔作書辭二親其詞甚哀書畢再拜慟哭曰經死其題壁詩有曰白頭二老哭忠魂蓋痛之焉南都僭號謚文節贈禮部侍郎祭葬封贈三代如其官

大清順治九年追卹前朝殉難官贈禮部侍郎祭謚文忠初鳳翔爲司業時監進溢米則諸生虐也鳳翔獨不受儲之得數千石賑飢民靈璧侯家奴辱諸生鳳翔擊斃之侯徒跣拜大成廟伏罪不聽必捕其家奴付刑部乃已其清峻如此其後張家玉起兵廣州抗王師累破龍川博羅連平長寧諸縣退屯增城轉戰凡一年力屈死

明少傅兵部尚書前巡撫蘇松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祁公傳

公彪佳浙江山陰人也字幼文年十七舉于鄉中天啓二年進士授典化推官瀕行跪其父故參政承燦請教承燦不答或問之曰不見夫誨泅者乎紲壺而扶巍人藉以附終其身不能泅一旦挾諸清泠之淵

翻壺郄甕攖其身入水而溺成矣今者入官則翻壺、郄甕之時也彪佳去果以賢能稱嘗出撫亂兵斬其渠狗于軍門崇禎四年考選擢御史時京營操兵遣七太監主兵政彪佳激切諫久之巡按蘇松預以十鞏十四串九詢檄下屬鞏者鞏其弊也串者串其所當行也詢者詢其何者可行何者在所鞏也乃據屬所答覈之定黜陟會蘇州無厲名打行廉其稔惡可殺者四人械于衢集鄉三老詢之曰是可殺否鄉三老曰可即又詢諸觀者曰是可殺否觀者曰可于是掄大箠箠末量五寸積一寸半笋箠十易操箠一箠

至死驗之陳其屍而宜興鄉官陳一教奴客播虐怨家刑牲焚其廬劫肆其屍墳彪佳先捕諸奴客正法平衆心且盡追還所佔掠男女田產而奏奪陳氏父子官然後治諸怨家之爲亂者時彪佳回道居上考而舊輔延儒與陳氏僚壻怨彪佳執法陰嗾中官駁彪佳下其等降級上親索筆改罰俸當是時人憾彪佳寃而猶幸上之知彪佳云彪佳爲人修長潔白風度奕然而遇事敏斷時乞病家居猶立賑灾法賑東南飢寧紹台三府十九縣皆倣行之乃以病假過八年自劾請炲過五年朔佳限例而詔起掌察台對賜

茶餅會吏部吳昌時破計典任意出入彪佳遇于朝面折之叱昌時陰陽攬權要骫法疏參昌時昌時故匣測而彪佳是時又以疏留掌院劉宗周爲上所忌重是疏入恐從此重得罪人人爲彪佳危而上疑昌時間彪佳言是隄而昌時敗彪佳術差例刷南京卷國變諸臣援宋高故事擬以福王爲兵馬元帥彪佳曰監國本朝故典也何遽引爲議遂定未幾有傳正大位者彪佳抗言曰甫監國而遽登極何可且羣帥勸表未至即有忠如陶侃者尚以不預定策爲恥況其他乎然是時邀功者爲言本兵史可法有二心可

法懼雖是彪佳言不敢持遂以蘇民變謂彪佳素德蘇出彪佳安撫蘇州彪佳所至設先帝位率衆哭即諭以大義且言中原已無賊國有長君使人心得安乃揭榜于路曰叛逆不可名忠義不可矜妨借劒逆報私怨毋假勤王造禍亂斬丹陽亂民三人以徇先是蘇民以鄉官項煜從賊剿其家而嘗熟亂民遂借討叛名焚鄉官時毀宅毀其棺之未葬者而暴其陳人彪佳至捕其爲首者斬之而嘉定華生家奴客爲亂合他姓奴客同時起縛主杖之踞坐索身券所至數萬人彪佳盡捕之斬數人餘悉掩獄令曰有爲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主所保者貴其死於是諸奴客家皆勝行搏頡句原主赦免遂募士爲蒼頭軍親教戰適與平兵攖丹陽市錢浙兵勁王者不平鬬而傷軍民大譟城閉彪佳爭蒼頭馳治斬與平兵戰平伯傑風憚彪佳名至是忌之揚言且移兵丹陽以恫彪佳彪佳郤以牒復約會傑于大觀樓時傑踞胡床步大觀者瓜步樓也傑謂彪佳必不至至期風作傑笑曰和撫不至有辭矣頃之隔江帆起破浪頭刻達岸傳呼曰和都堂至矣撾鼓入傑聞之大駴衷甲出迎及門見彪佳角巾單衣攜胥隸各一人又大喜手揮部士去勞且拜坐語久之起指江誓曰公鉅人也公在傑敢越尺寸以涸公者有如此江乃屏宰饗彪佳彪佳二心阻監國正位爲潞王士英憾彪佳適劉宗周劾士英阮大鋮謂彪佳同爲之嗾其黨張孫振劾彪佳地彪佳不與辨祇疏辭定策功所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竟去

大兵下江南貝勒以書幣聘宗周彪佳彪佳沉水死死時別家人駕言應聘將渡江宿所搆山園夜開牖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幻形也今山川如故而人生已一世矣詰旦家人失彪佳所在見柳陌淺水露巾角曰是耶葢入水端坐云後唐王僭

號贈少傅兵部尚書謚忠敏

俞御史傳

公志虞字際華浙之新昌人登崇禎七年進士授四川順慶府推官故事推官爲巡按耳目卑而要每新到官奸胥于此覘夷險即甚簡易亦先爲煩苛令可畏憚而志虞平平且曰此地當耆氏之亂獞雜民苦兵久矣誰謂治蜀必嚴者乃大發滯囚釋積繫開司獄放去獄爲之空無何流賊入成都道經順慶鄉官請集民堵禦而志虞不可曰寇深入必有大兵追蹙之以民迎敵徒棄民耳吾堅城以待正恐追軍之尾此當不遠也已而果然會重慶關推官調志虞往民哀留不得乃令志虞兼攝之十五年行取名對平臺親策安邊弭盜數事條對稱旨授貴州道御史乃復上輯盜練兵選將任賢屯田十餘疏遂奉使巡山海巡畢報命然後復西巡居庸而志虞于十六年十月東巡已竣乃于十七年三月赴都將西出而闖賊警至吏請志虞行曰官出使則無與他事即使前途有梗者可假此避也志虞叱之曰人臣不爲王事死而借王事以生乎不行十九日城陷志虞自縊其子泣救之曰未知聖駕在

何所探而後知未晚也志虞不得已姑唯唯然已不食坐露地不入室處三十三日賊出梓宮于東華門志虞創創往撫宮而慟賊詢之曰此關院也舍之去入夜遂縊于新昌會館衣有紙云死固吾分吾不死于院而死于此者吾且在巡且耻院中有此官也南都尚書張捷請贈卿贈太僕少卿謚節愍而以其在巡比之身死封疆者復與衛景瑗朱之馮三人同賜祠祀

明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山劉先生傳

先生名宗周永生而其父泰臺公云念之號念臺起東其宇也少無衣綿外家爲之製縕袍拆洛如襏長猶衣之嘗從外舅學壽昌走烈日百里攣一足萬歷辛丑成進士授行人故事舉人入國子始頒謁選宗周急祿養冀以舉人得早授就國子試乃釋褐而太夫人逝服闋以薦起原官疏東林學不報因告歸先是宗周於服闋之隙曾講學東林書院東林者宋楊文靖祠而顧選郎與高大行講學其中後所稱東林黨是也時選郎已死朝士從大行游務持清論別流品而小人不便攻之宗周負清望政府之銜東林者思借以引重且擬處宗周選部以奪其志及疏入而

攻者四至時宗周以行人告歸御史韓浚糾其後且欲中以考功法考功郎趙士諤訟之免憲宗初政盡起廢籍諸君子諫官惠世揚薦宗周而大理卿鄒元標繼之起禮部主事自言四歲始一遷凡二十一年時客魏將亂政諫官言者相繼去宗周起九日拜封事糾魏進忠客氏進忠忠賢也時多言客氏而進忠之糾自宗周始進忠銜甚然終以勢未橫傳旨杖六十輔臣葉向高力救改罰俸於是遷宗周光祿寺丞未幾遷尚寶少卿又未幾遷太僕寺少卿宗周以一歲三遷未安且客魏勢轉

盛疏辭三上不報以病行故事三品以下無辭官禮宗周獨辭之太宰趙南星重宗周起宗周通政會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忠賢怒盡逐東林諸君子宗周肅疏辭即葦職奪其誥命於是大興鉤黨獄緹騎遍天下御史惠世揚被逮辭連宗周王侍御業浩救之乃止崇禎改元忠賢誅紛例籍官諸起順天尹宗周集諸師儒示聖賢爲學之要諮三老喬夫興利剔弊聽屬奸胥有乾沒帑金狀論如律懲戢家人及豪强不法抑之絕中貴請蠲驅伎童優女焚權家所畜戲仗炫服武清伯奴客爭道毆諸生直入武清第捕

得之。榜掠加三木示長安。會王師大入邊所屬老少奔都城。乃請撤九門諸稅。發內帑賑給。平糶立保甲法。其法十戶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帥。十保爲鄉。鄉有伯。由鄉而坊而城。而畿各以五爲數。而攝以官。一戶容奸。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舉之。不舉者坐。遵化失守而近輔之流移者日千百至。廷臣慮藏奸。議勿納。宗周曰。此京兆事。耳遣屬。籍姓氏。居業記以篆符。宗周驗符入分揷之。而嚇于保甲。發贖鍰設粥。僵者使就火室。道殣給槥。其閭左單戶。令富民互相贍。時王師攻德勝門。督師袁崇煥抵之不勝上不視朝。而中旨辦布囊八百內官進馬騾。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之。說欺上者。夫與斯土爲存亡。者。京兆也。疏請臨御。自卯至酉。跪午門。不去。諭遣之。乃集京兆官屬。暨鄉大夫士。父老子弟于城隍廟設于忠肅公位。哭而祭之。布死守之誓。衆皆哭。王師退。宗周痛戰亡將士。自德勝門。凉水盧。溝諸處。瘞骨三萬。標以柳。檛乃復陳善後之策。曰選有司撫流亡。聯保甲。練民勇。已下部。而宗周於保甲之法尤加申飭。曰籍曰政。曰教。曰禮。曰養。曰備。曰禁。輯書以獻。乃復裁京兆冗費一萬六千餘金。而大興宛平費額尤

甚悉裁以舊籍權貴無敢難者於是陳祈天永命之要爲更化之端其旨在除煬詔獄捐新餉而要歸于化門戶意見語侵輔臣時上方持法切責黨人無財賦以佐軍興而宗周所言適中之怒曰必捐新餉則軍需何措着奏宗周覆奏謂遼左額兵額餉原自相副若緣邊州縣各選土兵自三百以上至千而止量給食械爲兵餉給爲農餉懸何至如新餉五百餘萬之多哉且京兆裁冗萬六千金抵之續派萬二千三百金而有餘推諸天下猶是也且陛下修德延臣孰敢私其利者上終以爲近責之宗周疏乞歸越五年上以體仁在閣久專務剛斂致民窮盜起且念前此置相不得人乃大破資格進大小臣工親試之且推在籍地在者延臣推禮部尚書孫慎行侍郎林釬弁宗周而慎行道死陛見有曰承旨范仁課傳令宗周先見上不悅論仁城且及見敵計上顧體仁卜滿桂之敗宗周在朝也此時能舞干羽邪因相釬改宗周工部左侍郎宗周乃直陳時政思轉亂爲治其要在抑宦侍不使侵政去市井言事若陳啓新者而下以掊流亡上怒甚輔臣因爭指其隙上反改顏曰宗周直臣不廢勢量時夫盜

賊遍天下而欲以尺一勦除何也會推閣員三推皆不報上意在宗周而究以辽澗且謂宗周學有餘而不足於用遂止既而體仁修黨人隙擠文震孟諸公去衛吏如成德申紹芳輩皆得罪宗周復請告自起用首是凡百日瀕行貽體仁書數之會王師再入宗周在道聞復用中官監軍馳疏諫中官悲甚草詔之而體仁復指以爲黨申疏越六年復起吏部左侍郎甫就道復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于庭嚴傷之喜申請然乃申巡城職掌察九門官吏不法設鄉三老場高皇帝大訓即以鄉老行保甲法吞五城御史著爲令無何土惡誅官姦採言已下吏議而行人熊開元糾輔臣延儒縛刑元并採付詔獄宗周思救之疏上方名對或傳中旨斃二人獄宗周昌言曰刑人于市禮也焉得私斃誅官此不可不諫衆許諾及對竟戶部尚書傅淑訓頓首請釋採開元上不納餘無言者宗周直前爭之且曰言官可用即用之不用即置之縱或得罪亦當救法司擬議而遽下詔獄是朝廷有私刑也上怒曰司衞皆朕刑官何公何私且朕不得自問一在廷官乎宗周爭不止上大怒乃曰吾固知開元疏有主使也宗周免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延臣爲宗周謝僉都御史金光辰特申救之上怒甚
曰爲朋黨敎革宗周職而光辰亦降調外次日有卑
人祝淵赴公車疏留宗周上益怒坐淵妄言朝政下
吏議而宗周以掌憲六十日去甲申之變宗周荷戈
號跣呼督撫討賊而南都新建以原官起至丹陽劾
輔臣馬士英責其不討賊而變亂新政士英怒會浙
撫黃鳴俊提卒入覲抵京口與防江兵乖道聞事間
朝廷士英遽指宗周與鳴俊懷異將入清君側爲慶
立計宗周入朝不聽見士英乃修黨人隙特薦逆案
阮大鋮知兵既而起大鋮兵部右侍郎宗周糾大鋮

不報拂膺曰吾不可復居此矣遽歸　王師入浙將
軍孛羅遣書徵宗周絕食死死前一日叫人。
王嫗著白沈柳橋上宗周書曰毓著已得死所矣先
生早自決幸毋爲王炎午所訾宗周得書呼其字奠
曰元趾吾講學數十年得子隨之足矣宗周幼學外
大父南洲章公既而師事許孚遠分別理欲遂與同
籍劉永澄詣高大行攀龍受古本大學及歸魏給諫
大中造講既而同總憲鄒元標講首善書院至避璫
難輯皇明道統錄始遜志終陽明溪野大抵所學由
刻厲而漸就淵養嘗曰吾今而知主靜之要也崇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辛卯由京兆請告立證人社同郡祁彪佳受學是時弟子日衆乃著第一義等說九篇輯聖學宗要以濂洛關閩姚江爲介一學及爲少司空存於在官項記所獨得曰獨證篇于是辯太極之誤闡大學誠意中庸未發之旨大抵一中和兼動靜合本體工夫而要歸于立誠晚年著讀易經說著易鈔既又著經藉考遍輯十三經諸子史傳之有神于教者其言逾博而旨逾溢夫道一而已矣宗周家會稽蕺山稱蕺山長居貧食不兼蔬入官寓朝房嘗起少宰道乏食臨朐令以十金餉受之至前途得故人所遺金趣遣還令及罷總憲歸不能行朝士飲讌餽之不受其後赴南都以冠服久敝假冠于從子之宦者歸而還之笑曰吾不可卧他人冠也其介如此

明史科都給事中章公傳

公正宸會稽人字羽侯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以鄉會試俱冠經有名體仁私治之不往出爲禮科給事中王應熊與田戚畹通降中旨入閣不由廷推廷臣莫敢言正宸疏諫曰黃有枚十下傳奉者在皇上出此必謂特川易感恩邦衆議則衆絶窺伺顧天下未有不順人情而可以有濟者也夫應熊亦唯非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情。故不可用。夫狥情與順情。名同而實異。振作與操切。作事近而用殊。今延臣縱乏人。奈何使傲狠之夫。賛平成之治。哉上大怒。諭獄鎮撫曰。新進直言則有之。未妄也。時詞臣馬世奇爲解。于應熊應熊遽離坐。擲茗椀去。會科臣莊鴛獻等力疏救。甲戌既而應熊敗。起戶科。先是正宸未起。時賊犯鳳陽陵。應熊以山庇鳳。撫爲上所怒。延臣遽有薦正宸者。體仁抑之。至是起。慶體仁囑吏部。條上至百餘員。不及正宸。上曰。中何以無正宸名。親筆取一。十二人而乙名。其間當是時。體仁務刻深。結曹王諸內侍。毛舉細至。軍國大事。概置不問。科道官。箝嘿。旁諛曰。聖朝無闕。正宸竝以此責。輔臣。而復官。拜疏。遝謝。痛言左右。昔闕宰執。上下皆惜身。家保祿位。與內侍相。關通名。爲線索。其言不可聞。上親標其疏。付閣。票旨。令通行嚴飭。而于是閣臣內官。皆切齒。值襄陽告警。遂克襄藩。間封使事竣復命。是年體仁出閣去。引國觀。自代。而楊嗣昌通中人。會熒惑入心火。藥局災。嗣昌託妖祥搖。航中宮。引漢立馬后爲言。而科臣何楷駁之。謂心爲明堂。前后星。皆太子之屬。恐奸人借此爲東朝危。正宸大不平。乃上疏

直劾閣臣以爲火于五德爲禮禮者別宜而從地臣象也臣失職則禮教不修禮教不修則致災今臣之無禮于君也甚矣夫陛下未嘗以沽名市德疑大臣也而大臣以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則先爲是言以嘗陛下是無禮也史臺被劾而曰時局夫在唐虞爲唐虞之時在桀紂爲桀紂之時今在上何如主而偶不遂意而動稱曰時是又無禮也在官無私幣以計處之張櫃芳徑欲借城工以復銓職藉非陳啓新早爲黍白則天下疑考功大法可金錢賣也是又無禮也

磨勘試卷該科職掌今閣臣即舊科臣也有批抹而無糾參是慢法也慢法亦無禮也古今災異罕見僉人無狀竟謂善言不可退是猶揮戈不可郤日而甚者即欲借端媒蘖安有指斥其爲無禮乾大乎是諸正宸所劾指直指訶昌國觀而上方嚮意嗣昌因諭曰輔臣不必苛求然終蹇其言西廠者累朝弊政也屢革屢設崇禎中中官專權伺臣下長短羅織收捕公卿以下仰鼻息倖苟免所刺舉無論枉直皆棄爛京師無厲子弟竄身籍末白靴帶刀擾市井相與邀求金錢每一指大府下緩輔州縣無不滅門者正宸憤然曰弊有大于此者乎急具疏上上覽疏心動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紅勘西廠字付閣票旨而閣臣范復粹擬正宸不合上發閣改擬仍擬如舊上不得已仍令發改而密名太璫戒之語稍稍聞外乃始改票着廠監回奏龍廠于是外所倚藉廠焰者一名夕散時正宸已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正宸生伉厲不苟言笑雙眉隱起如着霜雪所至鮮諧意屢蹈不測賴上維持之而閣臣中官未入閣時囑正宸因緣其鄉人長吏部者而正宸郤其竟何者日益至正宸鄉試主考爲閣臣姚明恭其之明恭援時昌以入而主之者國親也國親嗣昌明恭皆修憾正宸會以他事奪正宸級及國親敗明恭亦乞去故輔周延儒家居則正宸會試主考也時議起延儒正宸曰不問處爲遠志乎延儒聞大憾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羣推正宸正力其視太倉銀庫及催遵滯務上喜其辦事已復原級而是時方督餉江南事未竣命下力辭之不許乃遂掌吏科而延儒適入十五年元日上朝賀畢宣閣臣延儒上殿東鄉長揖稱先生日先生其輔朕朕將端冕以求之正宸問之遂歎呼入頌聖德且責延儒以報稱累數千言上深加嘆賞稱漢子而延儒見疏大驚曰是劾我也嘗過正宸執其手嘆曰朝廷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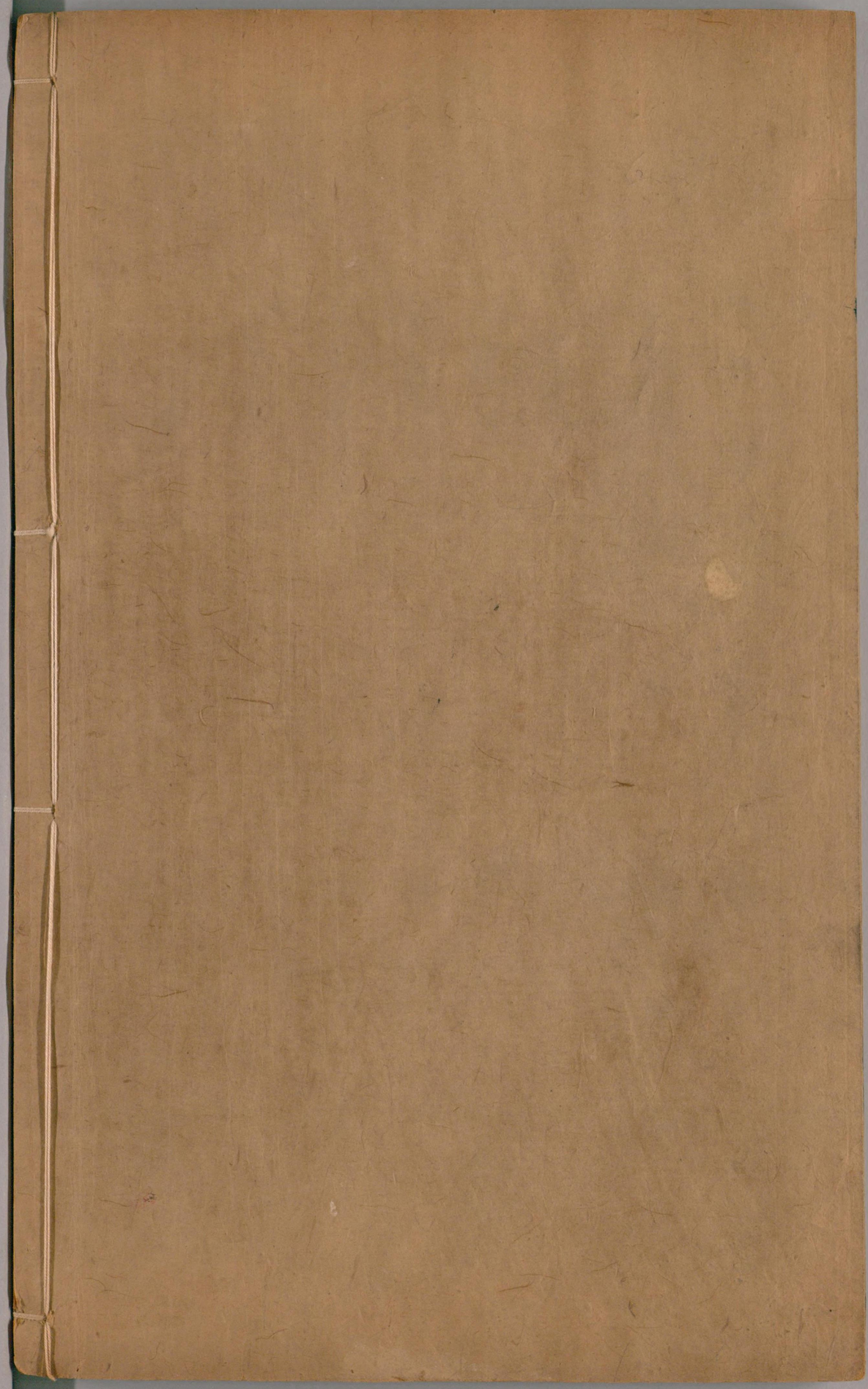
家可爲何必執意見以與物忤正宸悚然曰正宸亦唯視爲大家事故不敢徇以私耳延儒色變既而欲復舊輔馮銓以冠帶銓延儒大怒曰吾固無師生已矣而欲我無姻耶會推舉閣員延儒迎上意欲驟用修撰冕藻德而難其議名對中左門語不合延儒譖上謂正宸與尚書李日宣等把持枚卜罪不赦次日復召對平臺賜酒食上服青袍率皇太子皇子左右侍羣臣各奏名叩頭起立上大呼正宸及尚書李日宣左都御史房可壯侍郎宋攻大理卿張三謨河南道御史張瑄至前大詬曰枚卜重典也而把持之何耶立叱駕前衛士捽頭褫衣冠縛出午門俟處分夜一鼓緹騎傳呼送法司拷訊而中官修憾者捕家奴寘館爲詗察獄情切責法司于是闔扉焉鎝白以爲之或曰上意有所屬而歷于清議不得伸故發憤爲此顧意祕不得而知也既而具牘擬杖贖中旨加正宸日宣暗遣戍正宸乃編管均州十七年三月太常吳麟徵以掌科內遷薦正宸自代命甫下而京師陷正宸同左都劉宗周繞絰哭杭州責浙撫黃鳴俊起兵勤王而以丁艱歸廬墓凡一年大哭三日別墓

CL.
NO. 35557

髡其首爲僧去不知所終

常與蹤徵以掌科內遷薦正虞白代命面行而京師
正虞曰宣前遺收正虞乃編修少卿一十七年三月太
爲此嶺意滅不得而如也陛而其讚擬杖讚中旨加
爲之或曰止意有所歸而厥由請議不得神故發黷
法司于是闘扇稿鎗白曰格燕或曰非主意閣臣實
將訊而中官修贓者而杀奴鉄館爲而姦獄情切責
號衣冠翰出介門城遠歹改于鼓雛騎戕呼送告司
曰枚一直典也而地持之向咖也此為面備上杵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